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六

周禮折衷中

錫山安國重刊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  
之有疾病者死其瘡者造為則使醫分  
而治之

鄭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  
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疔頭瘍亦毒  
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賈藥之  
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為主  
引孟子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  
書說命篇語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

易心家天官一  
周禮折衷中  
卷之一百六  
長

尚書故也言疖頭瘍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疖此持言疖者腫瘍等可以無之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

鶴山先生云醫師不知旬稍縣都之中各有或只主王畿內政令若中外只一醫師雖分其屬治之亦豈能徧如墓大夫掌丘墓之政不知郊野盡其掌否又云九瘡惟陰陽所侵謂之瘍刀劍所傷謂之剗創非本字剗乃本字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

四為下

鄭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賈依序官疾番中士陽番下士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中士祿食有常今差為五等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荆公為饒廩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程子謂鄭氏全猶愈也失五則半矣非是但知可治者不可治者十人皆中郎為上觀和緩倉扁之言豈能使人人皆愈哉蓋失者謂法本當愈而失之

食番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易山是元常

八珍之齊凡食齊既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和調也飯宜温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

賈掌和王之六食以下此等並是膳夫所掌食醬調和而已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三札辨謂食醬酸苦辛鹹之

和與黃帝書略同調以滑甘鄭注謂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甚善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鄭會成也謂其味相成司農云稌稷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賈皆謂味其苦相成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恒放焉

鶴山先生云此一段荆公謂君子以節飲食講得節字是節非節縮之義只是恰好合宜

疾醫掌醫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疔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癘疾氣不和之疾疔眩削也首疾頭

痛也救教也上氣逆帶也五行傳曰六  
廣乍見賈言廣疾氣不知之疾者廣謂  
廣疫人君此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尅氣  
叙不和廣變起素五行傳六診貌言視  
聽思之不和則為診天雖無診皇不極  
配之亦有病疾病并五者為六診彼言  
診此言廣彼以五行相能診此以廣氣  
與人為疫利公列子曰指適無痛癢痛  
痛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  
於暑秋必疫瘧病溫則所謂痛首之疾  
疫瘧則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時陽為  
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  
而陰為內主然陰動而搏陽為膏首  
故也

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  
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  
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矣齊疾  
則夏陽溢於膚革清搏而為之故也救  
土氣疾則冬陽溢於藏府清乘而逆之  
故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此一節最好常舉  
以教舊者又云齊侯疥遂疢本是疥  
疾後變而為疢架元帝改疥作疢以  
為初是隔日瘡後來變疢非是此便  
是夏陽溢於膚革至秋則疢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  
色眠其死生

鄭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  
養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益之屬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  
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  
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  
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音語宮  
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  
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  
若扁鵲倉公賈案劉向云子儀昧神子  
術案摩並不說神農張仲景金匱云神  
農能嘗百藥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榆  
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  
鶴山先生云神農子儀能治合之齊

亦必能候和氣也扁鵲倉公能候氣  
也亦必能合和以齊鄭氏以臆說分  
之犬拘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  
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  
以而入于晉師

鄭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  
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  
脉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肱大腸  
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  
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  
者賈正藏五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  
藏故得正藏之稱云又有胃旁肱大腸

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八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說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八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八九藏也 **荆公** 死終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晉之罪也 **三礼辨** 謂分治之則疾晉似非一科然僅有土八人豈非

所治止於邦內而鄉遂都鄙各有入與傷焉掌腫瘍潰瘍全瘍折瘍之說藥劑殺之齊

鄭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刀創也折瘍踣跌者祝當為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蒸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蒸之力賈言止病曰療鄭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晉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聖

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  
 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著創惡肉破骨  
 則尽出此五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  
 用五毒攻之用此五穀養之於理為順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  
 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  
 藥焉

鄭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  
 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以筋鹹水味  
 水之沉行地中以脉苦火未火出入無  
 形以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以肉滑滑石  
 也凡謂滑物通利往來以竅**荆公**以  
 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

以鹹養脉者脉欲更而苦養氣者氣欲  
 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  
 欲利

鶴山先生云鄭氏之說牽合而滑石尤  
 誤人荆公似近之

獸膏掌療獸病療獸瘍

鄭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膏賈此膏惟

療象畜不療野獸沮畜獸義通皇人賤

畜故獸病獸瘍同膏

凡療獸病瘡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

其疔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瘡而劑之以發

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

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  
 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  
 謂脉氣既行之乃以脉視之以知所病  
 先攻而後養之 **公**言醫師稽其番事  
 以制其食獸番言死則計其數而進退  
 之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  
 死不可不察也 **禮辨**以為此番似專  
 為牛犬之屬有勞於人者設馬別有番  
 牲用其全無所事乎此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禮授酒材為公酒  
 者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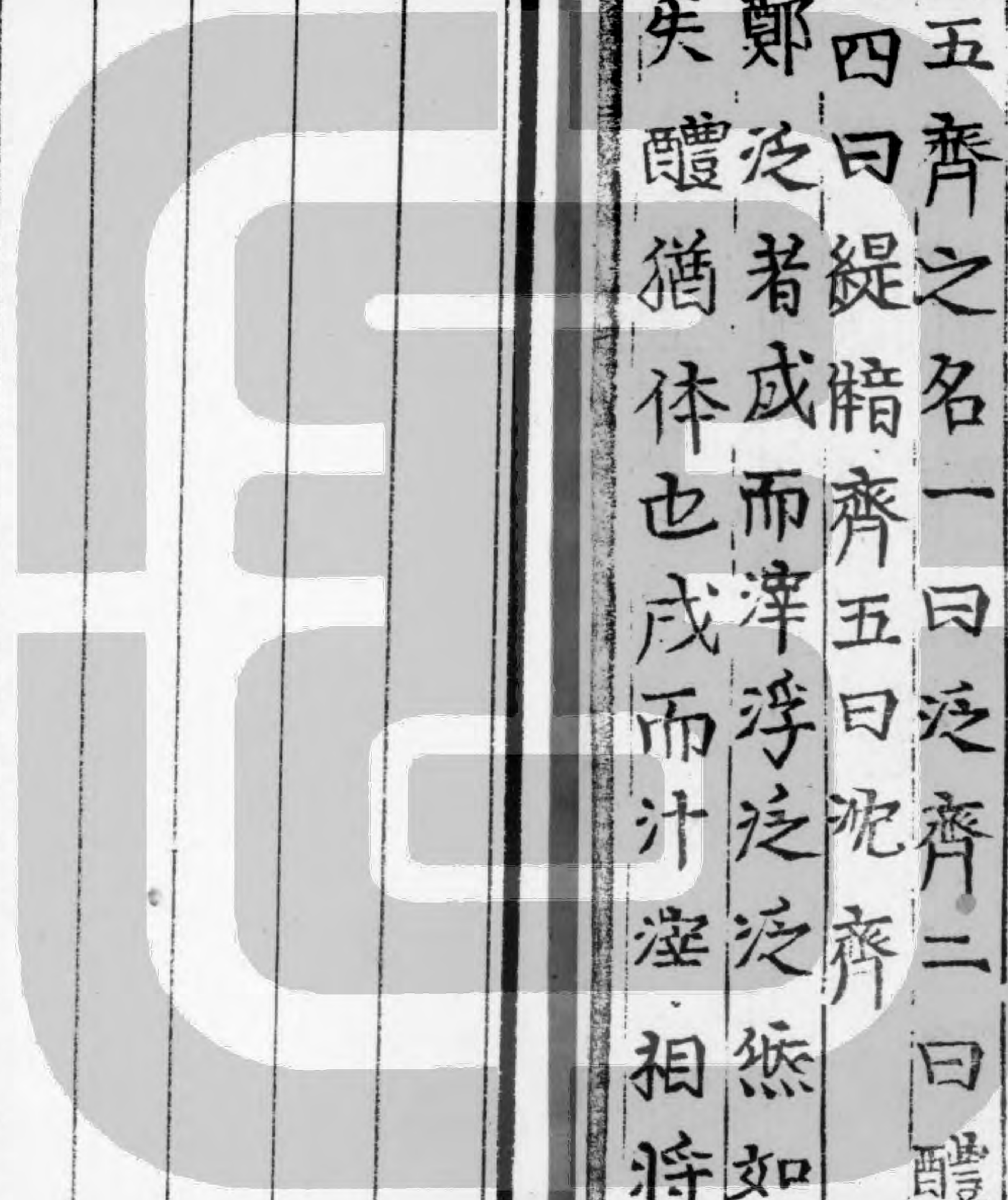
**鄭**式禮作酒之禮式作酒既有米麴之  
 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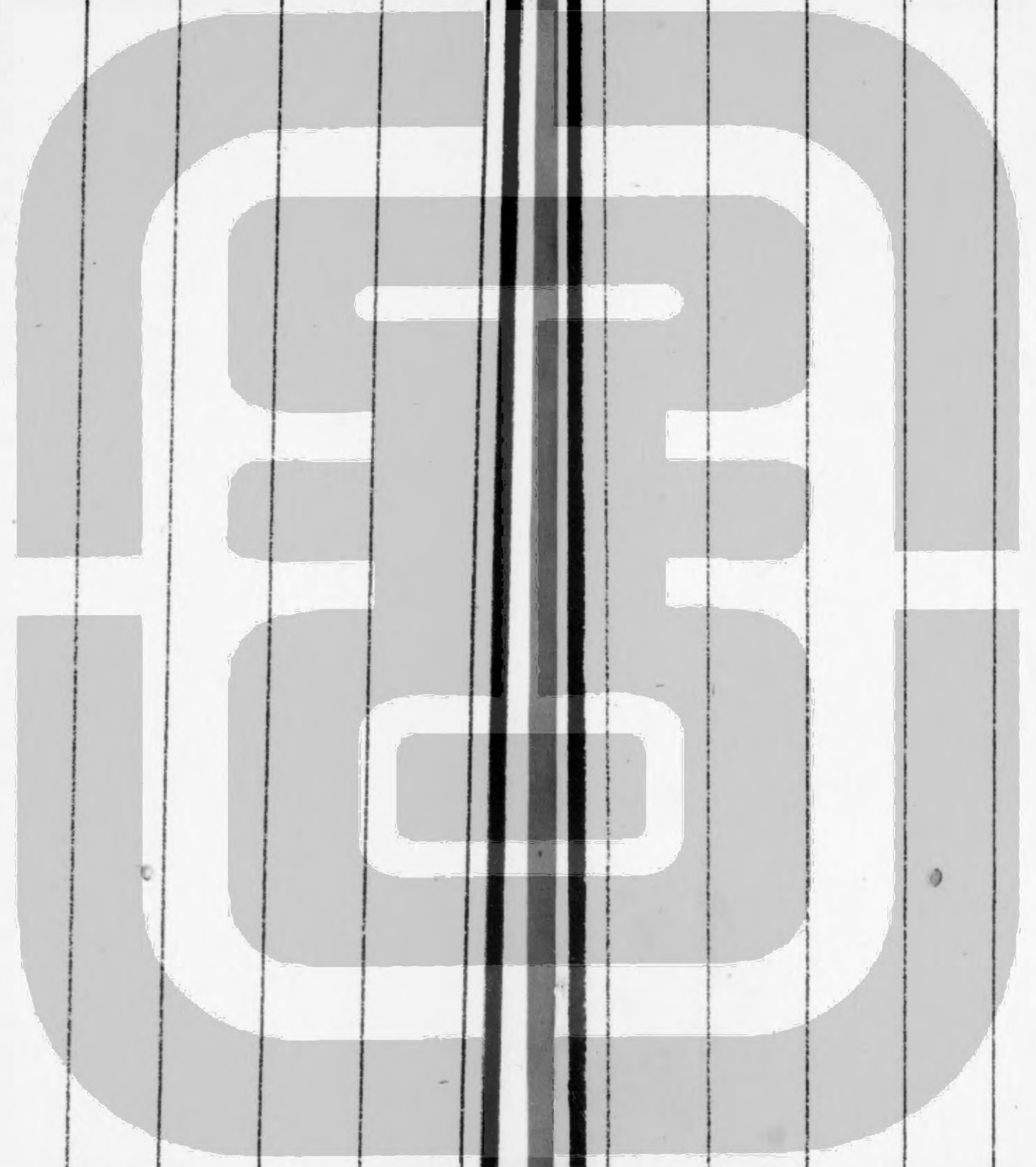
稻必齊禮麴必時禮澁禮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禮火齊必得禮司農云授酒材禮  
 酒人以其材禮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  
 亦以式禮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 **賈**功  
 沽謂善禮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  
 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禮實賢能飲酒  
 鄉射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  
 大夫實賢能後以五物禮衆庶用州長  
 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或是鄉大夫居州  
 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故並謂之鄉  
 為國行禮乃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  
 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鶴山先生云三代盛時計口授田不

許靡穀其飲酒有三惟祀德將無醉一也  
 也故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二也鄉飲鄉射  
 以行三禮也意其時人雖家有酒而群  
 飲則執拘而特殺之必無賣酒者亦無  
 沽酒者詩雖言無酒沽我沽字毛公音  
 古謂再宿酒而鄭康成以秦漢權酤後解  
 之殊失經意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亦當  
 為音古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  
 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鄭氏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  
 矣醴猶体也成而汁澀相將如今恬酒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三之四飲三酒之饌  
及後世子之飲與其酒

鄭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

五齊正用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

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鄭意五齊之

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入六飲

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

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六祭

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

酒不貳皆有器量

鄭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

聞鄭司農玄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

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者曾不較副益也社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穡曰周旋而貳惟魚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絺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式一式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君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下尚味而貴多品賈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等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

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如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案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布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下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拾祭先王為九獻當袞冕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納之故六服差為三三案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布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王於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

似若王朝之臣服敵則卑於五獄而在  
五獄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叙諸侯之  
上

鶴山先生云社稷在五嶽之上自是  
本等鄭康成奉合引王人叙諸侯之  
上為證非是云又古者祭祀自迎牲  
以來凡三獻皆是王自四獻以下皆  
有酬酢獻九之間尸飲酒極多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番醢糟皆使其士奉之

鄭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  
婦之義糟番醢不涉者涉曰清不曰涉  
糟后致飲無醢番醢不清者與王同體

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  
士賈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  
陽故王致之飲是去故后右之是陰陽  
相成后致飲無醢番醢不清者對下漿  
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醢番醢  
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番醢  
糟上加之以清醢今后尊惟有番醢二  
飲無清醢既無清醢番醢當清今皆不  
清者以其后尊夫妻片合與王同躰故  
為夫人卑與王不同躰得申故加以清  
醢也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  
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富是  
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

士鄭云異其贄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諸侯饗燕賓

客王后及君夫人預獻禮故有致飲

于賓客之酒自陽侯殺穆侯而奪其

夫人是以大亨廢夫人之禮然鄭康

成又謂古者天子禮命諸侯五后禮

命諸侯之夫人恐未必然

九正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鄭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

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

之也荆公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

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成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

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禮以行之凡有秩酒

者以書契授之鄭要以醉為度法尊卑之差司農云有

秩酒者給事中與之酒秩常也常受酒

老國語曰全于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

老臣三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用告存

九十日有秩賈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衛

王宮者士適于庶子其支庶耆老謂國

老孤子謂死王事之子則共其酒尊者

得多卑者得少賜頒皆有常法司農之

意謂在朝群臣親近王總名給事中王

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引王制文

者證秩酒如九十日日有秩膳亦如秩

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听之  
鄭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  
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  
小宰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  
誅賞

鄭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賈直言唯王及  
后不會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  
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  
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作酒有舊  
法式依法善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入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

世婦

鄭世婦謂宮鄉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  
祭祀此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美為

世婦役亦官賈世婦謂公卿之官者  
所謂春官云每宮鄉二人故云世婦謂

宮鄉之官也世婦職云及祭祀此其具  
則此酒等是送酒以往為世婦所役使

序官奄六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謂  
奄精氣明藏者今謂之官人月令仲冬

其器闕以奄女酒女徒曉酒者古者從  
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

奚今之侍吏官婢或曰奚奄女番惠公  
之女名妾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鄭



依秋官司厲從生男女没入縣官為奴  
則奴者男女同名侍史官婢漢法宦女  
漢時亦有此別號

**鶴山先生云**

春官世婦主王后已下

至女御事王后六宮每宮卿二人賈  
義以為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左氏  
祭餘之弑譏其近刑人周公制禮必  
不使天子近刑人可知鄭康成多舉  
漢法以解經胡五峯疑此書為劉歆  
所傳會者此亦其一也 **又云**奄是有  
此天奄之病者非是後世刑餘之人  
春秋時如二五耦皆奄趙高元是病  
非刑餘○六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鄭謂非特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春始治鑑

鄭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

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

三之者謂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

農云掌冰政主歲冰之政也枉子春讀

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三

其凌二倍其冰鑑儲如甌大口以盛水

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

二月持獻羔而啓冰賈云正歲季冬者

周雖以建子為正行事皆用夏之正歲  
若據殷周則十一月冰未堅若據夏之

十二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引春  
秋傳大星中而寒暑退注云大星季冬  
十二月平旦正南在大寒退季夏六月  
黃昏大中暑退證十二月寒退之時冰  
最盛故取之故書正為政先鄭從之云  
掌冰政後鄭不從言正謂夏正於下還  
從正歲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  
冰未厚故從子春也鑑如魏者漢時各  
為執即今甕瓦也月令獻羔而開冰先薦  
寢廟在季春云

**鶴山先生云**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  
其以為無商周其實正以十一月十  
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

之府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  
不言奉謂小祭祀經直云賓客陳酒不  
指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謂若饗餼之  
酒亦自有奉之者

漿入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  
酒府

**鄭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

**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

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

厚簿之齊**賈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

水者案內則飲內有盪無涼彼鄭云以

周禮六飲校之則盪涼也紀苔之間名

諸為盪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為

盥參驗相當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  
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  
則致用乃和二者並不須預辨故言無  
厚簿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  
清醴番醕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稍禮非飧饗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  
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亦  
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入不躰王  
得備之禮飲醴用和者糟也不用和者  
清也**賈**留間謂賓未去留間于稍稍所  
給賓者也故以稍言之乘人不主酒齊  
惟主飲上共主飲此又云凡飲共之故

**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

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  
親食而使人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

則從而以酒往**賈**禮酒饗燕之酒者謂  
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曲

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酌酒酌口之酒  
也酬幣侑幣案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

以侑幣致饗以酌幣亦如之諸侯來朝  
遣三公致享鄉來聘遣鄉大夫致饗致

饗燕以酌幣致食以侑幣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

之禮如今之饗大賓至則王乘金輅  
迓之有大饗於廟之禮燕於寢之禮

有戒有宿有速謂之友邦家君乃是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一人恣睢於上極情縱慾而天下瓦解士崩此焚戒與籍墮壞先王法制之過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鄭**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不言奉謂小祭祀陳酒若歸一饗籩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以其事非一豈言凡事共酒入于酒

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謂夏水堅而藏之在陸朝覲而出之

應夏水堅而藏之在陸朝覲而出之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棲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

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此見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秩藏冰一事可知其贊化育之功一部左氏專以星紀時書法最密雖世代更革名

有所尚而氣候可推

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鄭**酒醴見温氣亦失朱酒漿酒人漿人

也**賈**凡內外饗之膳羞謂王后及世子

并饗者老孤子之等以下文祭祀此經

直云膳羞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須鑑

以盛水

祭祀共水鑿窟容共水大喪共夷槃水

**鄭**六以鑿往嫌使停膳羞夷之言尸也

實水于夷槃中置之尸狀之下所以寒

尸尸之槃曰夷槃林曰夷林衾曰夷衾

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也漢禮

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

黍赤中**賈**祭祀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

等皆共鑑諸侯來朝王禮之以殮及饗

籩直共水無鑑也前漢叔孫通作禮器

制度多得古之周制鄭君依而用之虞

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代異名喪

大記君設大槃諸侯不設與天子同名

大夫云夷槃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

制則小也

**鶴山先生云**漢與叔孫通作禮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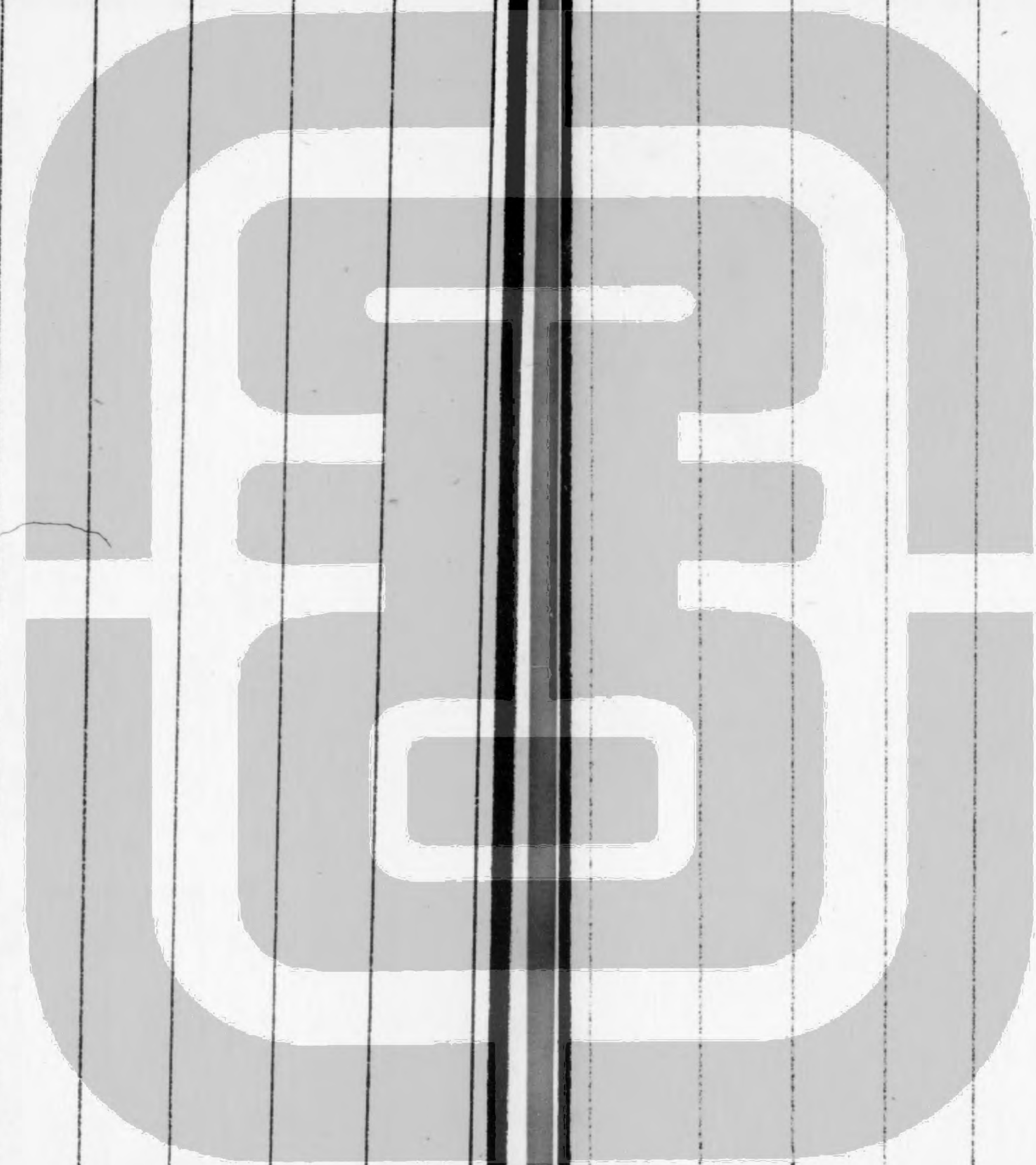
度即蕤蕤儀皆其臆來故魯兩生不

肯從之三代禮樂適承廢鄭康成取以

證經故多乖刺

夏頊冰掌事秋刷

**鄭**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  
 傳曰沾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  
 而出之刷清也 **鄭**曰 **覆**云刷除冰室當  
 更納新水 **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  
 其室 **賈**三月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  
 暑氣漸盛則賜及辟下北陸西陸服氏  
 北陸言在謂十一月日在危一度西陸  
 朝觀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虛四  
 度春分特奎婁辰見東方而出冰公始  
 用之 **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 **鄭**  
 答幽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  
 春大獲用事陽氣出地始盛故禮應開  
 冰先為寢廟是以公始用之



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菱芟也燕鷄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茨脯羞賈知籩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者祭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及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受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菱芟者屈到嗜目芟即菱角

羞籩之實糗餌粉飧

鄭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酌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南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飧作入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

易山安人作一鳥山之集卷之二十四十三 泰田



粉豆胥也茨字或作饗謂乾餌餅之也  
 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  
 蒸曰餅餅之曰饗糗者搗粉熬大豆為  
 餌食之粘著以粉之且餌言糗饗言粉  
 互相足賈此王當酌尸內饗進之於尸  
 侑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  
 正祭不說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  
 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  
 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  
 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祝  
 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  
 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  
 尸祝及王與后但正祭設於祝賓尸

為卯玄謂菁蔓菁也菜鳧葵也及菹醢

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望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蠹醢肝析蠹醢蜃

醢豚柏魚醢  
**鄭**蠹蜃蚶辰虫大蛤蚶蚶子鄭司農云脾

析牛百葉也蠹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

以栢為膊謂脅也或曰豚肩有也今河

間名豚脅聲如鍛鑄賈八豆之內脾析

蜃豚栢三者不言菹皆菹也  
加豆之實芥菹兔醢深菹醢醢筭菹音菹音鴈

醢荀菹魚醢  
**鄭**芥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菹菹菹入水

深故曰深菹或曰深菹菹耳醢醢肉醬

也落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  
**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落  
 箭萌筍竹萌**賈**饋食之豆亦與饋食之  
 籩同時而薦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  
 同時設之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落鄭  
 謂蒲弱後鄭以時事破先鄭也落箭萌  
 者一名篠筍竹萌一名籩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糝食菜蔬  
 蒸**玄**謂醢餲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  
 之小切狼臠膏以糝稻米為糝又曰糝  
 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賈**此羞豆

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言醢食  
 者謂糝古與糝食為二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知之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  
 豆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

**鄭**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盪豚拍深  
 菹也七醢醢麇蠃蚘魚兔鴈醢十菹韭  
 菁茆葵芹茗筍菹三醢麋鹿麋麋肉也凡  
 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臠為菹少  
 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獻皆臠而不  
 切麋為辟鷄兔為宛脾皆臠而切之切  
 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  
 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

**鄭**致饗餼時**賈**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

也天子致饗餼案掌客上公之禮醢醢

百有二十瓮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

共醢五十瓮并醢人所共五十瓮共為

百瓮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

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瓮

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

而言其同姓諸侯准魯得與二王後同

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瓮

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

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

禮待聘臣亦云醢醢百瓮得與諸侯同

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

之卿百瓮其數多於君**荆公**朝事之籩豆

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籩豆

以象食用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

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

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

致其盛既盛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

既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

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

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

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

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

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籩

其實醴黃白黑形益鹽鮑魚鱸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麩麩菁道鹿麩  
菹道麩麩則所以致其養之盛也王使  
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歠白黑形益絳  
曰曰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  
之饗以象其德羞嘉穀益虎形益虎形  
則所謂形益昌本則所謂昌歠麩黃白  
黑則所謂嘉穀推公閱之言則凡朝事  
之籩豆為致其盛矣饋食之籩其實棗  
栗棗乾蓀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道羸  
醢脾析麩醢蟹蜆醢豚拍魚醢則所以  
備其細且致其敬也脾析豚拍物之小  
射羸蜆蟹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此

所以為備其細棗栗榛寔女所用摯以  
告虔也此所以為致其敬棗乾蓀則亦  
備其細而已加籩之實葵道羸醢脾  
栗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  
道鴈醢芹菹魚醢所以致其難且致其  
美也棗栗棗蓀蓀及葵則取諸園圃而  
足葵葵深蒲芹若及笋則取之遠矣羸  
醢蟹蜆則可殺也兔鴈魚則不可殺而  
取矣此所以為致其難葵不若芹之美  
棗乾蓀不若栗脯之美羸若蟹蜆不善  
兔鴈魚之美此所以為致其美蓋醢可  
以為盛亦可以為美故朝事加豆皆以  
為實魚可以為美亦可以為備栗可以

禮記卷之二百六 二十七

爲敬亦可以爲美故饋食加籩皆以爲實也籩羞之實稷餌粉養豆羞之實醢食摻食其穀出於耕耨而皆用春治煎和之力爲多而非若菹醢之屬可以久此所以爲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器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持共其實而已并以籩共之也醢三言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則非其共王喪事及賓客之事乃以其喪紀及賓客也共薦羞之豆實共其實而已籩豆相

須而成禮籩人言共喪事及賓客之事則醢人亦如之矣醢人言共賓客喪紀則籩人亦如之矣喪事及賓客之事并器共之則籩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賓客喪紀則共實而已蓋掌客職喪之屬王其事者自有器也籩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籩人官以籩名故也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其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陳陳女宮之

具凡內羞之物則內羞所共為祭事矣  
醯入掌共五齊七道凡醯物以共祭祀之  
齊道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  
齊道醯物六十釜共后及世子之醬齊道  
賓客之禮共醯五十釜凡事共醯  
**鄭**齊道醬屬醯入者皆須醯成味**賈**與  
醯入共掌醯入連言醬者并互醬亦掌  
王舉則共齊道醯物六十釜并醯入六  
十釜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千甕是也王  
后及世子之醬齊道者以其與醯入共  
掌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與醯入五十  
甕總共為百釜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醴入掌醴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醴祭祀共

共苦鹽散監

**鄭**政令謂入教所處置未者所當得杜  
子春讀苦為鹽謂出監直用不凍治

**鄭**司農云散監凍治者**玄**謂醬亦為監

曰散監

**賈**政令謂四方監來有數種處置不同  
故云受入教所處治也**杜**子春讀苦為

監者鹹非苦故破苦為監見今海傍出

監之處謂之監不用凍治者對下經醬

監是凍治**鄭**司農云散監凍治者下經

自有醬監是凍治故後**鄭**不從監謂出

於監也今之顆監是也散監煮水為之

出於東海

**鶴山先生云**苦盥白對下文餽盥不改為盥亦可然賈謂池盥為顆而味苦此即解盥之類不用凍治因南風起灑水於草上即結成顆盥却不味苦賈任於長安此不可曉

賓客共其形盥散盥王之饗羞共餽盥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盥以待戒令

**鄭**形盥盥之以虎形餽盥盥之括者今戎盥有焉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盥凍治之

**賈**左氏盥虎形戎盥即石盥言齊事食鬻春酸夏苦之類今凍治盥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簾入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入尊  
**鄭**共計可以覆物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實據經巾幕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幕者但幕唯祇覆物其中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下經畫布幕六彝是宗廟之祭是疏布幕入尊無灌是天地可知祀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幕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

以畫布巾幕六彝凡王巾皆繡  
**鄭**宗廟可以交畫者畫其雲氣與四飲三酒皆畫繡周尚武其用文德則繡可



**賈**舉六彛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鬱鬯之彛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畫其雲氣者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可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黼鄭據酒止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割之義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用文德則黻可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當與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

**鶴山先生云**

凡言畫鄭康成皆臆法以為雲雷於義無所考以周尚武用黻夏尚揖讓用黻恐未盡然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鄭**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听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

善魯莊公蒐于路寢是則人君非一寢

明矣**賈**案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

其祧則守祧勑壘之鄭注此雖不注脩

亦是掃除路寢制如明堂以所政路天

也入君所居皆曰路君日出始出路門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夫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服玄端又引左  
氏莊三十二年薨于路寢得其正信三  
十三年薨于小寢譏其即安言此時有  
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所引諸侯  
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亦路寢一燕  
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  
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鄭**并漏井所以受水灑蠲猶絮也詩云  
**吉蠲**為饗**鄭**司農云匱路則也**玄**謂匱  
猪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賈**謂  
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匱猪使四  
邊流水入焉井匱二者皆所以除其不

蠲絮又去其惡臭之物秋官蜡氏云大  
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  
為饗之圭圭絮也此云蠲彼注云圭不  
同者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  
匱路則後**鄭**不從者以其匱字與規匱  
猪同故不從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其房  
炭戶勞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鄭**賈官人掌潔清之事沐浴用菴頰谷用  
湯亦是自潔清之事勞事勞襲之事從  
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亦如之亦如上  
掌事掌王之會同之舍設蒞柅再重

易山... 為... 三十一

鄭故書桓為拒司農云控據佳也拒受  
居留水凍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控桓佳  
桓謂行馬也謂行馬再重者以周崩有  
外內列買掌舍掌關衛不掌繫清之事  
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練先鄭輒依  
故書非而為留水凍橐又據非必是受  
留水之物故後鄭從子春為行馬也虎  
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控桓比控桓  
是周崩之具耳

鶴山先生云控桓為行馬自周以來  
已有之魏晉間得上賜方阿施行馬  
其他宮府惟丞相府或有之如葬賜  
處簿之類也唐李義山見令狐楚之

子駒有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云  
設車宮轅門

鄭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  
以為蕃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賈鄭知在  
險阻之處者下文為壇壇宮是平地有  
七可慮則為壇宮明此無七可以為壇  
故知此山間險阻為此車宮也仰兩乘  
車轅相向以表明故為轅門

為壇壇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

壻埽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賈知王行止

宿下也考以下文二者非土宿之事惟

有此壇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  
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  
委壇土起壇堦者止宿之司不可築作  
牆壁宜掘塹為宮土在坑畔而高則堦  
墀也鄭司農以戟為門知棘是戟者左氏  
隱十一年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子都技  
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預春棘門  
或為村門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齊桓公  
共門材是以材木為門也

為帷宮設旌門

**鄭**謂王行畫北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  
為宮則對旌以表明**賈**若食息者非宜  
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為宮對

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  
旗門則轅門之等皆設他官置之掌舍  
直主當取具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折羽  
為旌者也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鄭**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  
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賈**知此者一  
則據上三者見夜宿畫止訖今復云無  
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  
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之止是有所  
逢遇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  
者為宮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所次舍即名

宮以車為宮仰車以轅表門為轅門  
今之建帥以治所而號轅門失其義  
三代王者多省方以觀民風閱耆老  
命大師采詩省耕省斂未曾少燕安  
於內後世反是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鄭**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

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

之四合象宮室曰幄主所居之帳也**鄭**

**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玄**謂帟王在幕若幄坐承塵幄帝

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賈**

或在地展陳於上者聘禮云管人布幕

宮陳幣史展幣於幕上又賓入境至

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云帷

幕皆以布為之既夕禮明衣裳用幕布

四舍象宮室曰幄見顏延之幕要鄭司

農帟平帳後鄭不從見下王喪張帟三

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是帳又言帟

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組綬綬所以繫

幄者此語未足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

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掌次云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

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

繒為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內宜細密又

案喪大紀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

明此用繒可知

上幕在堂下屋以給繫四物也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審幄

帝綬大喪共帷幕帝綬三公及卿大夫之

喪共其帟

**鄭**為賓客餅也惟以帷堂或與幕帟張之

於庭帝在柩上**賈**朝覲會同皆共掌次

使張之比云朝覲會同即掌次諸侯朝

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

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即朝日

祀五帝是也此數事共帷幕幄帟綬與

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

為賓客飾者若願命成王喪召公畢公

率諸侯入與二王後皆賓客故為之飾

也喪大紀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歛徹之

及殯在堂亦帷之也荆公鄭氏以為王

出宮則有是事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宮

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

而已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

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謂之掌事則非

特掌其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

幄則王方毛喪無於事幄以帷幕帟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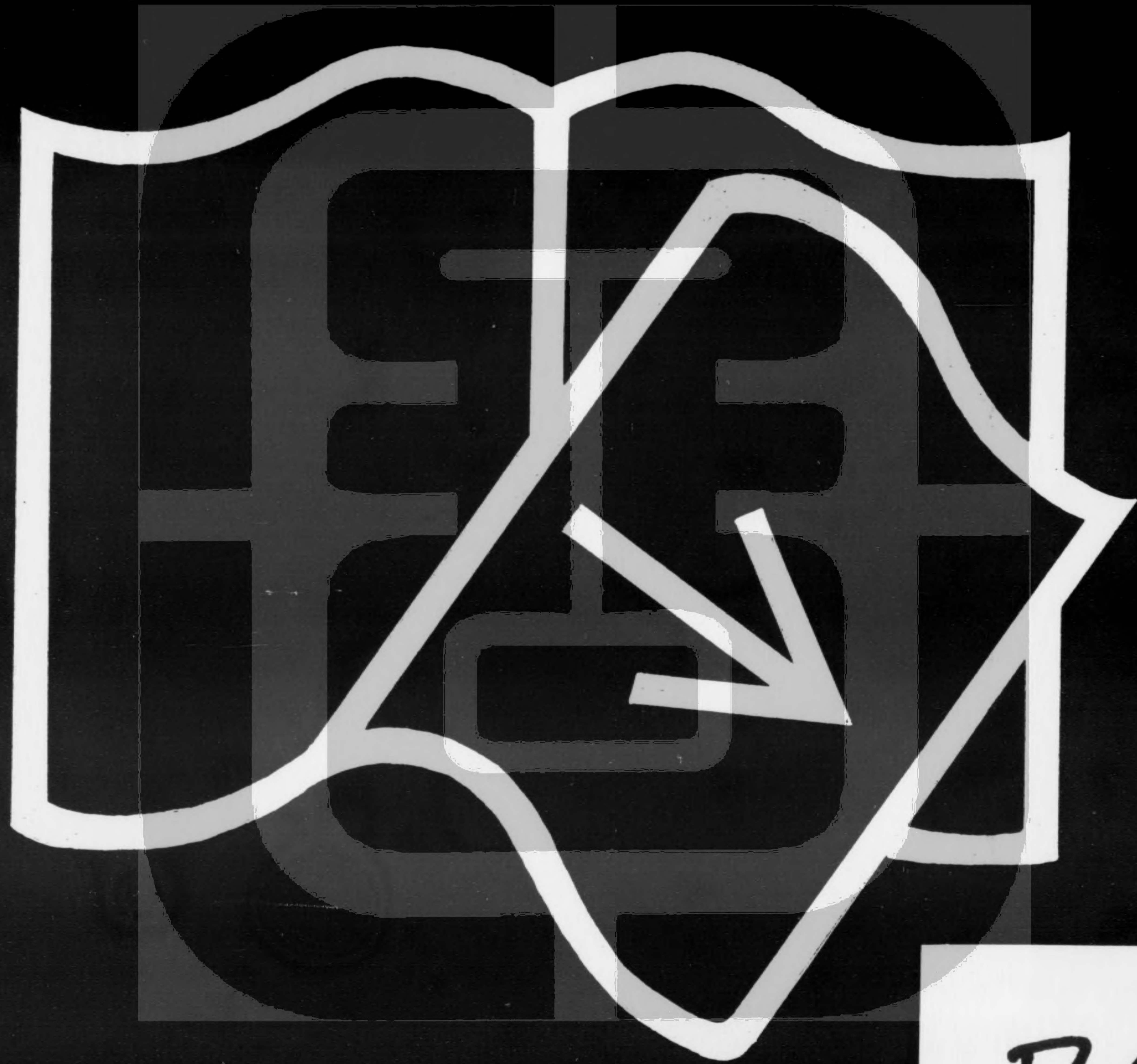
共張喪柩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六旅上帝

則張黼案設皇此

**鄭**法大小丈人六旅上帝祭天於圓丘

揚山安氏注



原件短缺

P38

國有故也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  
氈案以氈為林於帷中鄭曰農云皇羽  
覆上即後版也容謂後版屏風與染羽  
象鳳皇羽色以為之禮大旅上帝祭天  
於圓丘案大宗伯國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氈  
及四望是國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氈  
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  
設皇即者却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  
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言後版者謂  
為大大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  
據漢法沉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案  
月象鳳皇羽以為之

**鶴山先生云**舜在林琴樂正子春坐

於牀上床所以寢息案則牀也自古  
有牀案惟皇即案二鄭以牀後有版  
染羽象鳳皇為之荆公曰即宿次猶  
漢時諸侯王伺見天子之即或曰皇  
后也其言皇即猶離騷經所謂皇與  
以皇為君斷自宋文公發之知書皇  
帝請問下民皇建其有極詩皇尸旅  
者國有大故而祭上帝有旅有大  
旅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合諸侯亦如之

**鄭**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  
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



小幄既接祭退侯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重案牀重席也  
**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賈**五色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鄭**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祭賈**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田獵則張幕者為王設坐不言惟者亦有可知重帟重案如上說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大次亦初往所止后小次既位待事之處**鄭司農云**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此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匡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張大小次亦如上文丈尺則減耳後鄭以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

孤僻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鄭**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

孫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  
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  
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賈邦事謂若上  
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  
田等教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若以  
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  
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頌王不親  
行則於國外使群臣受之是王命出也  
**三禮辨**古者天子之待諸侯用大賓之禮  
故其法如此荆公云言掌凡邦之張事  
則在宮張事自幕人掌之掌次所掌凡  
在邦而已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

**鄭**張帟極上承壘賈喪言凡者以其王

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  
下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  
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  
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  
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毋  
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下張之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

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司農

**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賈若宗

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

易山集卷之二十一

遺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謂之張大  
蓋者以其言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  
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  
衣服祭祀也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鄭**耦但外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

三耦取弓矢于次

兩兩揖讓外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

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

階次在先東大射文以天子之次無文

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

大府掌五貢九賦九功之二以受其貨賄

之八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

**鄭**大府謂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九

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

之府若識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

良者以給上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

又雜言貨賄文**賈**大府與下諸府

官為長故以人為之云若今司農矣

者漢時司農藏故史遊章云司農

少府國之精日食二曰貨已

上皆言飲令賈顯故大府在此

也有賈者賈并須知物貨

善惡言或正此官掌其副

易

正

賈以其物  
入者九百  
貨布帛曰  
出泉九職如  
貨賄者雖以泉  
者則取之以當  
言六府雖自有  
頌貨于受藏之  
用之府少其賤  
解入內府意以  
入職內意二者  
一鶴山先生云  
以給王用賄為  
布帛入受用之  
府以

買遷之以給國用賈謂互文恐不災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賈凡官府者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  
須用官物者云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  
吏謂群臣等有事須取官物者及執事  
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官  
物者皆來於大府受財用  
凡頌財以式廣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  
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頌邦甸之賦以待  
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農紉幣餘之賦以待  
賜予

鄭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猶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謂幣餘占賣國之斤幣自閔市之賦已下並與九式事同文有交錯案九賦先邦中之賦四郊次邦次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閔市次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閔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宜無常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

物札數有限向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矣謂幣餘占賣國之斤幣者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入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者謂指斤與人故謂之斤幣也

鶴山先生云古者閔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此不知何以閔市有賦而閔市之賦何以專共王之膳服又先後鄭幣餘之說互不同或以為使者有餘來還或以為百工之餘或以為占賣國之斤幣依國服出息此書所以可疑而康成又專以王莽國服出息等

幣法以證三代證後世多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帛用此萬民之貢以充

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充玩好之用

**鄭**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帛用給凶禮

之五事充此以九職之財充足式謂九

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貢

玩好器物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帛用足

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

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賈**給凶禮

之五事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有

喪禮荒禮弔禮擯禮恤禮皆須以財貨

哀之按大宰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

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統故知此

是九職之財也

**鶴山先生云**

旅獒以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為戒且云無有遠適畢獻方物

推服食器用周公制禮必不專立一

際以共王者玩好之用此書所以人

疑割歆之傳會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

出會之

**鄭**賦用用賦**賈**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

特言賦明魚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入

者謂九賦九貢九功入太府出者謂分

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至歲終總會

計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其貨賄之藏

**鄭**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賈**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言王所以玉為主玉外所有美物亦無掌之**三**禮辨謂如顧命所陳是也

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鄭佩王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璜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賈**玉藻謂天子所佩白玉謂紉璜璜璜

用玄組綬穿連璜璜等使相承受詩佩玉上有葱衡者衡璜也謂葱玉為璜梁下有雙璜衡牙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牙者衡牙使前後觸璜故言對牙案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璜珠納其間以組緹有五皆穿珠於其間先鄭服玉冠飾十二玉者什師掌五冕流皆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

**鄭**王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

**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賈知王是純陽

之精者但王聲清清則屬陽又宗楚語

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玉足以佐陰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實之珠足以禦火

則實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

則王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

致齊時居於路寢恐起動多故須王以

禦水氣也先鄭官王屑者研之乃可食

**荆公**又舉北齊李頂得食玉法益謬矣

大喪共含王復衣裳角枕角柶

**鄭**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

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

柶角七也以揆齒士喪禮揆齒用角

柶齒者今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

**賈**先鄭復為柶鹿人之死者魂氣上歸

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

故離騷有招魂篇王有七廟及寢皆復

焉獨言大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

四郊後鄭不從之角柶角七也既夕禮

揆貌如輓上兩未狀如批祀技屈中央

揆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夏承云以

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

掌王之燕衣服在席牀第几褻器

**鄭**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禕禕音之屬

易山文集卷之百六 四十六

易山文集卷之百六 四十六

易山文集卷之百六 四十六

易山文集卷之百六 四十六



禮記卷之四十七

皆良貨賄所成第筭也司農云在席單  
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賈以燕字為  
目衣服已下至褻器皆是燕案內豎及  
葬執藝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餼類沐  
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  
若合諸侯則共珠繫玉敦音對

**鄭**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  
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  
軟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故書珠為夷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玉  
敦軟血玉器賈敦槃類珠玉為飾槃敦  
應以木為之珠玉為飾特牲少牢敦盛  
黍稷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

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  
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  
郭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  
牛耳宜在槃則公盟必割牛耳取血相  
與載之牛耳以示順听血則告幽之物  
示信之由示也示槃王敦蓋軟血之器  
也示珠陰精之所生以陰  
陽之精物為器而後掌王生服死含之  
物者共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

**鄭**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  
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餽春

禮記卷之四十七

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職畫及  
繡錦賈言九王之獻金王者此金玉已  
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受而藏之  
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  
者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  
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  
於諸侯云獻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  
也况諸侯中兼有二王後王所尊敬自  
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云吾聞  
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  
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  
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紀曰尸飲  
五君洗王盥獻卿况諸侯之中有二王

後何得不云獻也齊侯來獻戎捷齊大  
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  
於尊乃得言獻

**鶴山先生**云君有饋焉曰獻賜焉則  
曰寡君獻之義連上下可言富鄭公  
使北以死爭獻納二字惜不舉此二  
語析虜九切

凡正之好賜共其貨賄  
**賈**此謂王於群臣有恩好用燕飲而賜  
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貢之貨賄良兵良  
器以待邦之大用

**鄭**天用朝覲之班賜賈掌受九貢已下

大府頒之內府受藏之也良兵良器冬  
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  
矢及牙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  
及禮樂器之善者以待諸侯來朝覲給  
頒賜常給九式及平用是大府所給也  
玩好之用王府所給也此又以待邦之  
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  
賄入焉

**鄭**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賈**凡四方之幣  
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遣大夫  
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比金玉  
及齒革之等覲禮於云一馬卓上九馬

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豈是也聘禮束  
帛加璧庭實乘皮是也此因朝聘而貢  
先入於掌貨賂入其要於六賁乃始通  
之於白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  
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

**鄭**王所以遺諸侯者冢宰待四方賓客  
之小沿或有所善示賜予之**賈**即上玉  
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德藏之此  
據用之以冢宰貳主治事或有所善亦  
得賜予之云所善釋經中好也**三禮辨**  
謂古者君臣一體榮辱共之故列國之  
賓至大夫有餘有養食有食則冢宰之有

好賜子亦一且也好賜子猶春秋傳所謂好貨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囊者

**鄭**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載曰泉

其行曰布取多於水泉其流行無不編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有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囊百官之公用也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穀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之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

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枚長八分其

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一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

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

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賈**周景

王已下並漢食貨志文案周景王時惠

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

德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與為秦泉重難

用更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

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

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

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

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

一乃直五十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  
莽即真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  
其布有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細布玄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  
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太泉錯刀契刀即  
真作小錢玄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  
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釧有金  
刀罷契刀錯刀鄭云後數變易不復識  
本制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從孝作  
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久行也今  
存於民間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後莽  
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案後文其  
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

分園好徑二分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支  
長八分等十一字此並鄭君目所親見  
以義增之王莽大泉與景王大泉亦異  
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  
喪記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  
財用

**鄭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

**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札家定齋作

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齋次為聲從

具變易古字亦多或**買**資行用也古者

君臣謀密草糊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  
當知多少而巳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鄭**皆來受**賈**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憲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逆受而鈎考之**賈**系大宰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鈎考之官還以此三者鈎考知得失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今民職之財

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尤在書契版圖者之二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鄭**郊四鄙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曰

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

書謂簿書契其最也版戶籍也圖土

地形象田地廣狹**賈**此九式用九賦故

以郊野以下依記大宰九賦次第以釋

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

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總之言政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

易山天官一鳥文集卷之二十一

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  
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  
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  
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舉  
漢法而言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  
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  
版之籍也者漢之力籍皆以版書之士  
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廣狹  
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  
歲成

**鄭**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  
歲之出故書互為巨子春謂為參互

**賈**宰司書職云凡稅款掌事者受法焉  
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職內云掌邦之賦  
入職歲云掌邦之賦出參互鈎考明夫  
此二官出內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臣之治

亦鈎老以吉賈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

徧知諸侯之治以此職文書以詔王及

冢宰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併

告之刑公以三攷之為參以兩攷之為

互逆邦國都鄙群吏之治而听其會計

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皆可知

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五十四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書八則九職九正九  
事邦中之法七地之國以周知入出百物  
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凡下職幣凡上之用  
財用必攷于司會

**鄭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

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

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

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

**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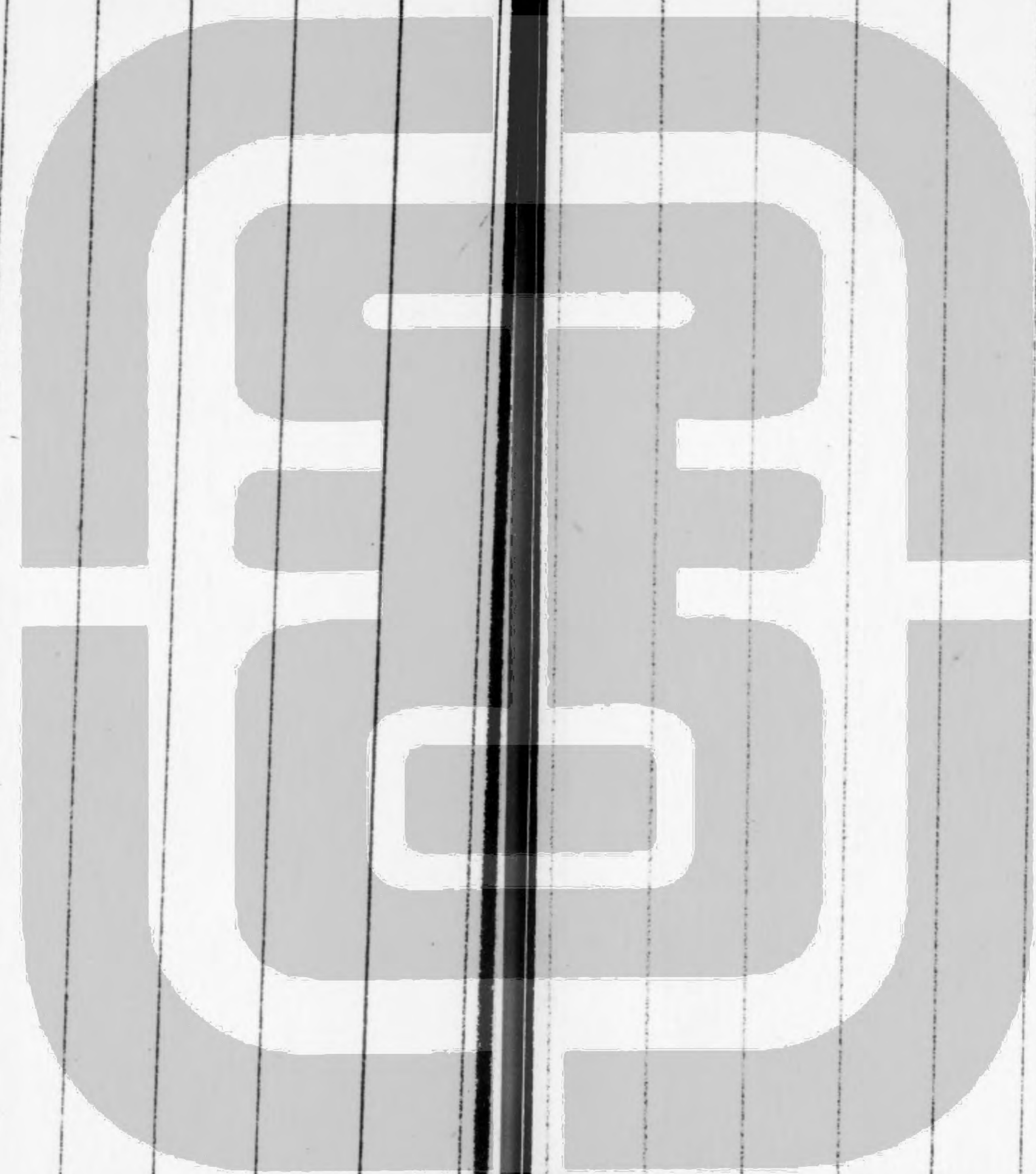
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俾

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

朽蠹**賈**古有簡冊以記事若在君前以

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





斂蒲葦不稅之**荆公**凡在民者皆知其  
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  
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之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  
焉凡邦治攷焉

**鄭**法循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循畢也  
攷者攷其法於司書**賈**當稅者之數即  
上田野夫家之等邦之所治有善惡者  
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  
知其功過故也**荆公**要貳物數之要要  
書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然用之物而執其  
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賦入之數以逆邦國

之賦用

**鄭**謂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謂**賦入賦是總名執其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官府都鄙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市皆有出稅言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

凡受財受其貳令而書之  
**鄭**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貳者令者謂若今御史所馮下本奏三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認書出某物若

干給其官某事**實**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 再敕令文書與職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貳令謂若今御史所馮下本奏王所可者案御史職云掌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為詞若今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則御史贊王為辭下職內是其二令職內則書之為本案然後給物與之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衆府職內亦有存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及會以逐職歲與官府則用之出而遂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卷之六 文書 五十一

鄭亦參互鈎考之亦鈎考今歲中餘見  
為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他賈案司會參  
互考成彼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職  
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鈎考此職  
內逆職歲明無有司之要貳故言參互  
此言叙財案司書以叙其財注謂叙猶  
此次亦謂此次職內藏中餘見為簿書  
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官  
歲咸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  
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  
鄭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  
之賈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  
之此官主出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

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為案以前  
會計而攷之也

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于璽之  
職歲

鄭百官之公用式璽多少職歲掌出之  
舊用事存焉賈以其出財用皆為有事  
事有舊法凡有常賦歲出財皆有舊法  
式在於賦為故須受法於職歲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  
璽替具逆會

鄭助司會鈎考群吏之計賈鄭謂叙受  
賜者之尊卑王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  
事以叙與職幣授之至歲終會計之時

易經卷之六

則以式鑿質助司會鈎考會計之事故  
去以式鑿質逆會職內以貳官府都鄙  
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入皆書其貳  
共相鈎考

職幣掌式鑿以欵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  
者之幣

**鄭**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

旅**賈**職幣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鑿

式與之故云掌式鑿以欵官府已下之

幣幣則餘幣也以此言主欵餘幣故知幣

幣謂給公用之餘別言用邦財謂國  
大事惟有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莫其錄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聲燦也

**鄭**振猶耕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

作為先言欵幣後言振財互文莫定也

故書錄為錄杞子春云梓掌為錄定其

錄籍**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

幣賈振者拊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拊

知其足剝謂之檢職幣檢掌事者有餘

則以受取故云振掌事者之餘財知掌

事以王命有所作為以上經官府已下

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  
所作為先言欵幣後言振財互之者凡

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歛今於上文  
 直言歛不言振財有餘亦歛之可知上  
 經歛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  
 惡而奠其錄者謂定其所祿簿書色別  
 人一府以書得之者謂府列各為一牌  
 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小賜于此  
 謂常賜予王府王之好賜內府王冢宰  
 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外府及典絲枲  
 三官言賜予與此戰幣同是國家常賜  
 子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替之  
 賈以其珍幣王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  
 下贊之亦贊同會之會事

**三** 禮辨振猶

舉也亦幣餘之屬也  
 入此車也  
 辨定其錄而揭之但掌其籍而不私  
 其辨其古者上下相言而吏姦不行方  
 率作興事之初其予財因稍寬也自餘  
 則歸之公上且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百六



原件短缺

卷107-卷108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九

錫山安國重刊

師友雅言

鶴山云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鶴山云最愛項平甫孚齋詩云乳殼中丞天渾沌浮筠破處玉璘珣

鶴山云應憲懋之魯問土木偶之神象與鬼神何如荅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極其至以為文武之德



鶴山云因講易與天地準設準字本如准

字而尾長水取聲自後魏有趙準反時

云要知其名準水不足乃只兩點而又

添下一十字至今錯李有吾云準本字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為冊

而六承之制如制幣之制有尺寸

鶴山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古

注錯說人皆錯講此只是祭祀一箇義

類天產如玄酒明水之類地產如圭王之

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

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鶴山云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

一部凡國有大事大祭祀大賓客事

先於卜筮乎决之晦翁為易為卜筮而

作所以名為本義祭義云昔者聖人達

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

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

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漢儒猶知

先代聖人所重如此

鶴山云書言若醜木之有由禁由字左氏

謂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輟八

輔齡在衡時之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南東

月生於坎西魯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闥  
一鈞金又一絕云東兩日月自來往皇

恤人間有喘牛

鶴山云顏氏之子其迨庶幾乎古注以顏子近於知幾通上知幾其神作一章講朱漢上謂此一段舉九卦十爻除豫不言而此知幾通兩爻云

鶴山云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此語甚深意

鶴山云乾坤後屯卦伏剝蒙伏復故雜物撰德

鶴山云乾坤後六卦皆坎躰謂剛柔始交而難生

鶴山云物字從牛天地之數始於牽牛說文物字却象旗故周禮旗為物射立處

曰物

鶴山云詩字有奉持之義禮記有一詩字

世子卜士見之吉者朝服于寢門外詩

負之正義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

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儀礼有

一詩字特雅禮執以親報主人主人再

拜稽首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注詩猶

承也謂奉納之懷之

鶴山云古亥字豕字也二首六身是後世

字亦左氏非丘明之證也

鶴山云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連屬

賈逵以為漢二漆入劉氏要左傳行於

世與虞不曠矣亦秦時字此左傳可疑

易山安天節 鶴山文集卷之一 三 長

處

鶴山云趙文字其中退然不勝衣中身也

鶴山云長子主器震卦之義伊川亦謂將

鶴山云伊川羿葬之事猶可言也呂武之

事不可言也亦有病

鶴山云三代嫁嫡女則娣姪媵異姓亦媵

無嫁少女法並謂之妾如戴嫁生子為

宣公亦只說送歸妾疑買妾不知其姓

則十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語左傳奔曰

妾亦同此

鶴山云詩與騷中予字只作與音讀無作

如音者

鶴山云周禮女男巫職巫須如國語楚昭

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

能上下以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

光烈忠信而敬共者為祝使各信之後

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巫亦皆抱道懷德

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豎

李肩吾云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即樂也古樂不存

惟於雅頌見之

鶴山云易言身觀有身明透徹之意

鶴山云洪奔俞近書云昔中原之禍根底

揚山云夫官

於熙寧之得君異時東南之禍胚胎於  
嘉定之專國其語極深遠

鶴山云子思作中庸始稱仲尼字其祖中  
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亦不諱其  
祖之名

鶴山云人死未葬只謂奠既葬之謂祭始  
死用重其制用木二塊如交文字上取  
飯含之余置甬中懸於上者在西南庭  
中受天地霜露之氣以葦席包之孝  
子廬其旁及葬後虞主用桑及練方用  
栗爲主

鶴山云古之祭皆以口孟子時猶有第爲  
尸之說孟子後無言之者主始於作  
八云主疑爲主乃戰國後之制六經不  
言王

鶴山云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  
書周禮亦有聖賢遺法然附會極多

鶴山云紀以蒼龍者爲歲陽如甲午之類  
以歲陰爲龍集書太歲亦歲陽書歲次  
則歲陰

鶴山云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  
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  
聖賢遺言足成之

鶴山云桃字以廟神之兆城於義非謂桃  
其親盡之廟也鄭康成以超然訓桃後  
世承誤不知先君之桃處之冠於成公

之朝上世四豈桃廟主乎此康成錯  
鶴山云木裳之制先始於鞞鞞亦名絃蓋  
拚前後者以皮為之

鶴山云凡參字只當喚作生天上參星亦  
只是三箇母在參焉也只是三箇勿貳  
以二勿參以三亦只是生字讀看來礼  
部韻不當有參一讀今人門狀說參字  
賓主只兩箇如何是參

鶴山云古人無飲一盃過一品食之一只  
是事連飲薦肺醢而已若用食礼樂燕  
客只是食未用酒嗽口名醢類師古  
注醢謂用盪口

鶴山云古說雞屬巽天上日曆巽宮雞鳴

某謂屬木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  
屬金巽屬雞五行雞屬酉郭璞洞林以  
巽為文雞酉為小雞漢上云巽九三爻  
酉也

鶴山云有酒涿我無酒沽我指毛謂一宿  
酒曰沽鄭謂醑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  
酒市脯亦一宿酒

鶴山云略字從田後各謂王略封略有界  
限分明鄭氏謂深知之略行之乃錯不  
深知之了更略以行之各段段令分曉  
周禮以役世婦及左氏以無憂客使填館  
宮室等語皆是古人文章妙處

李育吾云復至于八有凶自復至坤茹遇

易書卷之九

故凶所謂七日復謂復姑中隔一坤卦  
以碩果不食數凡七又恰復

李育吾云孫炎後有沈約孫後魏人  
李育吾云歲十一月徒扛成十二月與梁

成民未病涉也只在未字上說縱十一  
月十二月亦未病涉耳以夏正說

鶴山云三代以後稱呼猶嚴惟宋以客稱  
公以周公同二王後未曾妄以公稱者

伯有一段以公稱漸有稱公之意若葉  
公則夷礼僭者也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琪  
中國方有四声反切玉篇序載

鶴山云日在木中曰東木在日中曰陳東

八曰求今人三字一律是誤

鶴山云日月星辰山龍並蟲作會為衣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為裳堯舜衣裳十二

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大帶之旂謂之  
三辰旂旗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為九

章尊其神明也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  
五宗彝為績六藻七粉米八斧九亞為

繡

鶴山云有問舜作五絃之琴今乃七絃何  
也某荅云文武漆二絃以象君臣國語

載武王伐紂教皆尚七  
鶴山云權度量衡自魏泰武一變不復如

先代齊一古者天下平一無有不同者

易山云...

差異則殺之謂擅變王制今咸平錢十

鶴山云陸農師陶山集首辨大裘鄭康成

謂黑羔裘者非云王有六冕而五裘其

祭侯文盡之侯字從人從二矢非立人旁

正謂躬起義

鶴山云西漢代言之職不分曉有正文惟

前後參攷方見如文帝一代制詔極有

郎三十八人主作文書起草始顯言之

而眠夕陽春薛能詩

常迫陰陰不能遮陽盡高春而起三商

舉大略

鶴山云四游升降地形亦升降所以揜南

鶴山云反如辛卯則金冠木之類出王充

鶴山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蓋

陽山古支干

每日十二時辰可驗而用書甲子則可  
驗故上以歲星書

鶴山云盧肇海潮賦極好肇袁州人諱鱗

鶴山云壤字漢書謂封於肥饒之國山郎

漢書以資者多為山郎謂眉稜骨又心前亦謂之

李有吾云九經互考出古無四聲韻只共

有九韻大東小東打軸其空吳才老以

為陽字韻不必如此東字兩韻叶陽字

韻各叶它皆然

鶴山云三代官制凡春秋戰國以來繁近

入主者皆持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六

卿帥屬甚尊嚴如內史外史御史五史

正掌策命王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盾

弒君專畏南史氏至戰國淳于髡雖玩

臣乃云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而

醉是御史執法君臣胥畏之至秦則御  
史為執政漢初則御史大夫為二公丞  
相多擁虛器惟其三公六卿尊嚴多為  
後世之君所憚所以春秋戰國秦漢歸  
御史又執法又嚴憚武帝以後為中常  
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後事歸臺閣  
御史大夫又尊而疏之至魏晉則事歸  
秘書



典領樞要謂之樞密如桑維翰輩雖以  
士人為之亦自中朝竊命至本朝乃中  
書尚書樞密並為二府大率秦漢以後  
三代所謂最彙近之臣最秉重權而三  
公六卿之官多擁虛位世變然也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晉各有史  
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為壇而已  
離騷作而文詞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  
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在周寓言而屈  
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為虛詞司馬相如  
又託為亡是公等為賦自是以來多謾  
語傳于世

蔡

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已卿士已字可

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辟之有子

仲祗德則以為已卿士真與天地同其

大也已字極好味東萊云黔正經較

羶綴玳瑁韞翰梓左傳有一已字

鄭伯克段于鄆八皆以為殺段不知七八

年後公自云寡人有弟而使餓口於四

方只出奔後不窮

三代國子教於太司樂初無大學之文亦

無大學之所漢初高於曲臺於大司徒

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為蜀守首建學於

成都市中病博士弟子負遺等授業

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

揚州天官... 卷之... 陸田

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官

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云

梅福仲尼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又云絕

人之祀而欲自長世無此理甚佳

漢魏間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周孔

同廟後黜周公而專祠孔子

劉道原謂經無五帝三皇之文其謂亦無

五伯三王之說

一部左氏家臣不曾輕呼其主為公只伯

有一段有一公字

以唐交州貢荔枝長安只七驛約八百里

乃自南平取涪州達州以入子午谷乃

知夔峽一帶與交趾近

馬援平交趾亦自關中入涪入南平黔中

一帶以往

趙中川希光嘗問封贈何所始某答云往

從自追王處來希光良以為然然當時

姑如此答了後訪尋三十餘年此一事

終未分曉乃此中川讀書多亦不能自

決此等事是難曉也

鶴山因讀瀘州學記說學規以謗訕朝政

為第一件此規自蔡京翔為之專以禁

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後檢法冊乃

大觀頒行條令因以宰相拜罷年表對

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一宮使次年宰

相時事

陽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慶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為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為尊意以有屋為重不知古者三國之社則屋之屋非所以為尊聖人且郊丘盡是壇墀專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錯處後世無有指其非者陳君舉奉使策謂楚漢割鴻溝後羽勢已屈而漢有強形故韓公一說而歸大公呂后其為使本以國勢強弱為主未後却說太祖已有天下遣不識字一人使江南雖無口辯亦可屈服之便了更不結說本意永嘉人立論大抵不說令盡

吳季元說孔子眼中見多少人每云未見剛者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未見好仁如好色者吾未見好仁者天下此等人果唯鶴山答孔子却云固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則其詞宛而切

周漢唐三宣皆中興於始而不克終  
弔臨之事三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

禮運一篇專以月為量一句則天運故日播五行於四時氣和而後月生焉是故三五而盈一五而闕天度惟日盈虧乃可度量

天度必竟始於月令疏可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以爲經  
無下馬一韻凡下皆音虎如此時舍字

亦音麻  
揚季穆王子正魯在潼川郡齋云不特乾

有時舍與下卦并卦亦有之鶴山答云  
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舊井無禽時舍也

詩易叶韻自吳材老斷然言之

漢高帝以未央宮舍太上皇自居長樂宮  
故崩於長樂獨高帝一人自帝崩後呂

后元居長樂而惠帝居未央以此遂爲  
母后宮名漢未央爲正衙自未央視長

樂居東所以謂之東朝如上官后立宣

帝一月後太后還長樂宮始置屯衛是

也漢唯有北闕東闕自北闕出入而南

擅乃必子游之門人所記蓋其語專美子

游而於曾子有子輩則差賤之

陽在內陰不得而入則噴薄而爲雨陰在

內陽不得而入則發散而爲風橫渠此

語最造理  
震離本屬雷與火而噬嗑與豐改日與火

爲電以離陰包震陽故取電之義凡震  
離八卦盡說刑獄取剛柔分而明也  
噬膚滅鼻膚古注云柔脆也儀禮膚鼻之  
義滅沒也

易山家集卷之二  
鳥山集卷之二  
易山家集卷之二  
易山家集卷之二

李肩吾云毛詩報之以瓊玖叶李音几孔子以前九皆音几至孔子傳易有糾音乃是不可久也叶天德不可為首也至雜卦說感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其文字又叶止讀疑雜卦是孔子以前書

舜生於諸馮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蒼梧二妃從而投江皆誕妄自太史公好奇失之  
坎離為心腎之說出於素問附會之論不可信易中坎却言心亨  
易中華字多叶萃與詩韻同  
中庸說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方說

建諸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蓋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以信後世  
北方神耦故卦取習坎兩字  
漢以前如五行傳以土居中為心蓋水火並位居中漢以後以岐黃素問以坎離

為心腎其嘗疑素問為東漢後人所撰  
糖華謂糖書  
鄭忽一段忽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與

夫今以君命奔奔之急而受室以婦是以師昏也此非掌後事學問者不能此語說詩者所謂終以無大國之助乃與祭仲所謂君多內寵子無大援此皆以利害成敗言與忽所見天因懸絕然則

易中...

忽蓋有過人之識濟亂之才也惟於狂  
童狡童之刺終費解說或以為詩人所  
指乃祭仲雖前輩曾有此說然大段與  
程范諸儒相反竟似費力若云刺忽之  
不當為狂狡所制亦自不妨詩人之意往  
往借祭仲以刺忽其君曰彼惟狡童之  
用而不與言是或一說惟是未入春秋  
二十年前祭仲城都之諫蓋勸莊公圖  
叔段在周幽王之二十八年至公子之  
爭極於子儀之立在禧公末首尾五十  
年操柄國柄反易天明使人至於室家  
流離不相保聚然則鄭人豈有舍祭仲  
而不怨而惟君之怨者乎詩者蓋有

拳於忽之意惟有三狡一定善義若只  
作祭仲說亦自不妨如碩鼠之詩舊因  
晋卦九四亦疑此詩只是指用事大臣  
未必盡譏其君也但古人之告其君情  
真而語切如祖伊之於紂衛武公之於  
厲王真謂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  
爾邦謂嗟予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蓋秦漢  
以前君臣之間便如家人父子相告詔  
無許多忌諱若謂忽為狡童本亦可若  
更要回玄以養愛敬之心尤不失為厚  
也

山澤通氣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  
陽山安民館一

山川此其義也咸卦伊川龜山不甚分

明惟呂與叔山卦內虛澤氣通為是蓋

八卦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

其實有定卦其用則交

咸其腓只訓隨如易艮卦及卉木萋萋不

日腓亦只隨卉木而萋萋也

小身吉大身凶周禮有大身謂大星如迂

國立君大則卜之不訓正駟馴馴者

六經中無茶馬下字韻盡作茶母虎無來

於端平二年二月祇召過合江縣相携登

安樂山同觀李邨鄂所作延真觀記乃

皇祐間揚南仲書丹騰字從舟朝字亦

從舟與今俗書不同焉鶴山云李淑與

揚南仲並博物者南仲時為天平軍節

度掌書記歐公集古錄載其與劉原父

辨鍾鼎字胡承公亦云有三館太常古

器圖

鶴山因題屈大夫祠辨椒蘭非指香草乃

是大夫椒公子蘭並誤懷王客死于秦

者故始述椒蘭之美終以為變艾蕭其

意可見騷中反復致意於椒蘭有深意

又云椒蘭必不變蕭艾君子賢人必無

變為小人之理此指大夫椒公子蘭但

易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題師厚卿挂冠詩後云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于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  
心之外豈別有天乎

夢得一聯云民勞訖可小康蓋莫嚴於先  
備胡戒誠為大慶宜益謹於後圖已而  
寶賞詔下遂以此為賀表落句

又夢莫之為而為非所據而據忽自秘盈  
權右史夕之真除乃作辭免云歷考庭  
中之盛典莫如柱下之清班莫之為而

為已慙又假非所據而據後冒真除明  
時何至於乏材上命不嫌於反汗云云  
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  
霄寸之膚投壺有一字注側指為霄握拳

便有四寸古者以聲為律身為度在靖  
有農者買牛謂自頂至膊有十九霄者  
良邦近古猶有古字存於世

書曰贊贊襄哉訓助懷山襄陵訓平襄我  
二人訓合中遘之言不可襄也訓除撮  
犹于襄訓攘終日七襄訓反禮周有襄

又訓讓左氏兩不克襄訓成經傳襄事  
字隨文助義而通

經中只說魯祖已上皆言魯其孫亦称魯  
孫已下皆魯無高祖玄孫之文  
無妄不耕獲不畱會古註最好謂不耕而

獲不畱而畱代終已成而不造也  
鄭康成王輔嗣並有六經注解

揚安長官  
卷之九十九  
長印



看漢書內外朝加官事以劉輔及百官表  
魏相傳參看說東漢長樂宮以昭宣紀  
參看

上初即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  
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  
同不謀而合為此說張思恕行父對劄  
却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大夫一同大學  
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一皆以脩身為  
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脩身之  
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脩身之用天子  
至于庶人一也必竟有家學淵源云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穿鑿以誤  
後人之病如敵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

井授田有定法安得有敵田宅之理如  
經止說魯祖而下至魯孫亦無自高祖  
至玄孫之文記所謂顯祖皇祖其說亦  
不一若有高祖以下之稱則漢惠不應  
名其父為高祖矣以此知記禮皆漢儒  
曲說

三先生祠堂記云憂桀絕戒綱常湯有天  
下先云建中肇修人紀討滅綱常武王  
有天下先建極叙彝倫  
今御史臺有端公副端之物蓋始於唐以  
御史大夫加強藩鎮之版者至有極於  
司空者故酒世呼置員多謂之端又謂  
之司空云

易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陸田



以甲子起年為避宋墓奪非其正也

古班與斑通今尹子文以虎有斑文故字

子文曰闞斑後因有斑氏青字鄭注訓

菁以綠竹青青不應綠又青也

有省中蔣峴郎中者在監云碩人之詩本

而一句孔子刪之此二詩便見孔子刪

詩之法迺答云未問詩之精粗但舉其

衆以知其必無刪此二語之事蔣與衆

客愕然乃為言碩人四章章七句焉有

美目盼兮之下却添一句是為八句與

他章不類之理若常棣則毛詩作常字

論語作唐棣此字是兩樣花孔氏曰郭

璞云今關西有棣子如櫻桃可食此與

常棣異木則常棣為郁李花自與唐棣

如棣棠者兩詩或別一詩逸而後人合

之而誤以常為唐也衆皆伏轍誌疑本

莊子下隨務先許由等皆寓言古無此人

大史公伯夷傳信以為其有此數人及

孔子與盜跖問答相類孔子時去柳下

惠已遠不應盜跖與孔子同世

李仲衍國博同赴揚嗣勳侍郎會於成都

錢文子作漕同坐仲衍或問揚以離駱

若孔子時取與不取揚不答李再三問

鶴山如何乃答云此詩相舟之義問何

揚山安氏館

揚山安氏館

揚山安氏館

揚山安氏館

以柏舟又答云此詩傷宗國不容去之意錢大稱嘆以為好乃言其平嘗亦有此意但詩序不見有宗國事似何云然答云詩中云雖有兄弟不可據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可推見謂宗國耳錢李皆服

古無而後世撰字者多如錢字字書無古只謂泉疑自載國來始偽撰錢字紙字從系而以氏為声皆後世撰字如此甚

四經無將字自三禮三傳來方有軍將將軍之稱  
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其字王輔嗣

注易始言某字音某者一至唐胡音大傳中國有音有反切皆胡語也汪輔嗣杜預傳韓此年說語如此

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三云四語者游憲問韓此語說得如何答云說得未及又問舊說愛不足以盡仁是否

答云韓此四語極好游怪前說以為未盡後以為甚好何也答云第一句說博愛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即是行

而合宜則博愛中非愛無差等矣由是而之為之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

揚山先生館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已而無待於外也此博愛之謂仁亦兼  
四言而備但定名虛位之語學者疑人  
而不貫而通之耳

因說

岐農問謂心為火而以坎維心亨觀  
之則易中惟坎有心字是心屬工漢五  
行傳專以心屬土意素問之書東漢後  
方有此撰黃帝為耳各其說與五行傳  
皆不合又極而言之說土王四季十八  
日其說融斲斲蓋日自東行北陸以  
往每季月則日回行黃道此可見四季  
十八日土旺不為無理魏書說日春行  
東陸都錯了蓋日東行星正中恰在未  
甲間亦可見心屬土况心星起牽牛牛

近

亦土屬也觀律歷志

過廬山靈湯院見溫泉沸如火煎四面

盡冷此理唯言漁樵問對說水有形火

無形水以體行火以用行水隨而不能

迎火迎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溫泉而無

寒火此理極深可以意喻而不可言傳

因說

八卦相類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

澤山咸火水未濟水火既濟皆言交然後

有用惟雷風恒風雷亦不知如何坐奠

能對鶴山乃云橫渠云陽在內隄不能

入故回旋而為風陰在內陽不能入故

噴薄而為雷為雨於此便可曉或又云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迁有過則改何

義荅云人能如風雷改過遷善之疾則為君子矣

因說祭有祈焉有報焉謂春夏祈年祈穀等秋冬烝嘗報也因說吳叔永行明堂約束有引祭有祈焉用對禮不豐也不殺也且一剝繳進說今之明堂不但報亦當有祈此於古義不合如左氏一部杜預特出一論謂古無祈多是報祈惟初穀而已今明堂在九月當止報而無祈漢以前皆知之如文帝教受釐之命自今無歸福朕躬尚此意也  
鶴山云經之分或指躰或指用如天行如地勢皆躰也故上經之卦多指躰如存

雷兼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一經以去多指用也  
胡文定云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固當自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在漢水之南則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

水之南則以置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岳  
因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費似未盡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

揚子雲天官... 揚子雲集義卷之二十一... 揚子雲集義卷之二十一... 揚子雲集義卷之二十一...

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所用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而不費力耳豈必分人以財然後謂之惠

因說膚寸字在靖州有人買牛者謂頂間四膚者良遂問何如為膚云鋪四措為一膚及讀投壺注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鋪四指曰拊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扶膚同音魯子易賁一事其終疑其無此事檀弓內短魯子多而譽子游其疑此書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是子游門人相傳之說

恐曾子必不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使孔子知曾子與季孫交姐嫂棋擲弓在禮記中亦似孔門之遺言者然終是可疑

近因點檢論孟疏本朝如孫奭諸公此賈公彦孔穎達輩絕欠該洽僅於一日所看得夏后殷人兩說却說夏后以禪讓得天下故曰后殷以應天人故曰人又說李季章說屈原未嘗投水死蓋將從彭咸之所屈等語有此意而實未然也雖新奇亦有此理

今之華表即古之桓楹寘於墓與廟前始避時諱相改作華楹後又避諱盈缺煊

類改作華表至今遂得名今官府前實  
之亦無義想是以丁令威事爾然令威  
亦說豕鬣豕可見墓前物也  
火無躰託物而後見於用故離為麗凡南  
方之物多附麗以見諸用如朱砂本性  
寒以桑柴煖則煖是火麗於桑木也他  
皆然

字書從才者惟在惟存惟木昇從才其餘  
多從手

周孔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  
息解之此自康成傳注穿鑿誤引以禍  
天下致得荆公堅守以為成周之法常  
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



破推原其罪自鄭康成始以政事學

術誤天下後世蓋奇不監後因紛發其義

易數至邵康節皆以四起日月星辰元會

運世易詩書春秋皇帝王霸皆以四言

蓋天下皆有四數如東西南北北當虛

而不用春夏秋冬冬亦斂而不用康節

天數其體

先朝三省分時尚書省有尚書令多不除

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尚書左右丞為

執政二十四司為屬官中書省則有中

書令多不除以中書侍郎為執政中書

舍人為屬官門下省有侍中多不除門

下侍郎為執政給事中為屬官



嘗夢中與人言天下國都皆坐北面南惟  
衛坐西面東寤而思之蓋詩竹竿有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夢中不失對後檢注  
疏果然豈精神專乙而然耶今按讀書  
記於此詩下呂氏云泉水即今衛州共  
城之有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  
泉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  
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  
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此為左南  
為右

余嘗愛班固奉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以為今之民亦與三代之  
民司何為古之民心如此今之民心如

彼與義疏家說不同後見晦翁說歧豐  
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  
忠且厚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  
於詩者大抵尚氣祭先勇力已悍然有  
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蓋雍州土厚水  
深其民敦重質直以善導之則易以興  
起以猛駁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  
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以此見今  
民與三代之民皆同而上之導民不可  
不謹也

古重宗法惟宗子許祭而支子皆不許各  
祭此見重大宗嫡子甚好但或分居或  
仕它處豈支子便廢祭乎後見晦翁

陽山安先道  
鳴山文集卷之二  
一  
陸田

答潘立之云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

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

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匱以從降殺

之別此論最近人情可通行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則注

與經各為一事惟看注而忘經漢儒毛

孔之流略釋訓語名物及文義理致尤

唯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說此最得軀後

來見輔嗣注易不但為玄虛語又問出

已意一段易反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

汪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

張橫渠謂地在氣中此語最詣理又嘗見

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

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

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乘氣

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

因康節論及六合之外嘆曰平生唯見

周茂叔論列到此恐是說此

朱漢云上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

上下同然也至秦始皇取衣裳離之昔

謂禮失則求諸野今汜叙獠俗多衣統

羣上下相連猶是法及到靖州土俗

祭祀皆用重喪則戴片白而齋戒不如

暉翁講進劄子貼黃云中庸有言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

易山安大官... 卷之... 九十一... 十六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有善而無惡者  
 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  
 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  
 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莽鹵滅裂  
 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  
 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  
 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其因晦翁此  
 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  
 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

胡五峯答魯吉甫論心性二字乃道義淵  
 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  
 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

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  
 躰段心之躰段則難言無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  
 發之時聖人與眾同一性已發則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  
 人之所獨若揚尹二先生以未發為寂  
 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眾人何異  
 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  
 立天下之大業成俗之至行舉非真  
 心邪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冲漠無  
 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  
 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所獨喜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  
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  
指性指心盖有深意鶴山云胡五峯此  
等語直是廣大而盡精微某亦嘗謂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盖漢儒之論多  
然

古

人財成輔相贊天地之化育  
火二事最緊切冰政則七月詩左氏甚  
詳改火則孔門餘論周季此政尚存且  
如本朝冰與之二件僅備故事而已若  
火攻則當於季春大火出時人主領百  
官修火祀仍命通國掃滅舊火仍鑽榆

柳中釋火以次班布庶老火不熾盛而  
失性自然無大段火火

薛

符溪謂楚辭悲風云借光景往來考於  
黃棘之狂策盖秦王楚王嘗盟黃棘後  
再會武關楚王遂執死於秦黃棘之盟  
楚禍所始而朱晦翁注楚辭禍不舉此  
以策挾於黃塵荆棘之類解之殆不可曉  
井田之變於宣王之料民再變於齊桓之  
內政極弊大壞於渠梁鞅商之决裂阡  
陌周季人嘗以厲宣凶平並称者其有  
以夫

某

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蔣成  
父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於

乾坤卦用皆具不可分言如上經之坤  
終於復下經之乾終於姤上經坤盡於  
復又二卦而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坤  
盡乾坤之盡盡於升乾坤至升而後盡  
而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卦用明  
矣今考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則居其  
首尾下經三十四卦之後既不盈首又  
不居尾是下經不主於震良巽兌也下  
經不主於四子則四子不得配乾坤坎  
離為用是四子祖乎乾坤而父母乎坎  
離鶴山謂成父相從於渠陽所得甚多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亂  
所以節御亂如今三節御矣曲終乃更

未有以字行者皆以滅秦而抹天下於  
塗炭故也

古人稱字最尊其嘗因張行甫謂記又不  
當呼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而  
告之曰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  
弟子皆謂夫子為仲尼孟子又子思弟  
子也亦稱仲尼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  
人亦稱之而不以為惟游夏門人皆字  
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稱字今世有字  
其諸父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  
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等語今觀  
堅甫所發明則班固各陳勝而降為列  
傳第一項籍而降為列傳第二是以

揚子文粹卷之二  
揚子文粹卷之二  
陸田

成敗論而失史迂功過不相揜之筆多矣

近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  
之所謂文如柔不剛兮剛上而文柔蓋  
剛柔交鑿而成文則天文也文明以正  
人文也堯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  
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  
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孔文子之文  
曾荅周子云蒼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  
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  
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  
有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

章亂節故謂之亂如閑睢之亂如輯邶  
之亂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才師以那為首其亂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  
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正考父乃孔子之上祖  
宣王時人禮記載昇銘莫非恭之實而  
師乙謂商有五帝之遺声自正考父至  
孔子又亡其七篇僅餘其五此鄭師仲  
所以深嘆也

退必合諸友講學與權從容啓曰先友羅  
堅甫魯云班固去司馬迂未久也已不  
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記在高帝前陳

易山安大信  
易山安大信  
易山安大信

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  
焚滅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  
地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大  
有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祭紂失  
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  
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  
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云秦者起於陳  
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  
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

又見得向來多看完儒解說不如一一  
後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  
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  
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  
欲於買花擔上看桃李項樹頭技底方  
見活精神也

魯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  
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論指出禮注中大  
一鬼神等說乃下與都見合中庸既中  
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  
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  
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為信  
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

易山安氏第... 易山安氏第... 易山安氏第...

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  
焚滅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  
地涉與羽先後倡為亡秦之謀可謂大  
有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  
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  
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  
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蓋奮於鉏耜以云秦者起於陳  
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  
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

又見得向來多看元儒解說不如一一  
後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  
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  
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  
欲於買花擔上看桃李項樹頭技底方  
見活精神也

魯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  
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論指出禮注中太  
一鬼神等說乃下與都見合中庸既中  
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  
疑其誤以水為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  
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為信  
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



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  
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  
土有包火土同仁各有所據以天文察  
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為腎  
離為火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  
政黃之說耳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  
得存者居一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  
為聖賢相傳之要

某嘗為學者言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  
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  
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  
微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

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  
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注中參求古今  
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  
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  
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徃徃一人之見  
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  
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徃徃諸儒所  
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恠不知要作  
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以前規模在曾  
中只在漢晉諸儒脚踏下盤旋終不齊  
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某自迂乘陽山深日未自易與詩三禮語  
孟重下頓工石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

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  
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令未敢便有著  
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又與許介之書  
云諸經義疏重與疏別一遍帝王典訓  
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  
參考諸經尤為有功今咀嚙味已久便  
覺秦漢以後舛格夙別况魏晉隋唐文  
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  
某向來曾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  
義理不曾有舛用二字速後世方有此  
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纔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  
要別尋一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友云某初起家赴  
鎮時過叙南詣學教授合陽趙運臣者  
外講堂說周禮以時相方拜少師遂陳  
說冢宰兼三公甚詳某為說周禮一書  
止說三老二鄉公一人無冢宰兼三公  
事鄭康成注師氏保氏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以為聖賢兼此官  
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其真是三公否  
及公羊謂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相處  
乎內皆是定說前輩雖云三公官不必  
備六卿中有道德者可以上兼三公無  
事則一相處內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  
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之兼三公者

為司馬其他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見  
 某終疑之叙守馮邦柱及眾郡寮莫能  
 對諸交以為此事如何與權因曰竊嘗  
 討究此事亦有經見亦有傳注在康成  
 前者言之鶴山喜曰願聞之與權曰常  
 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按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  
 謂其丙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  
 程國之伯字休父為大司馬王氏曰所  
 命之卿士言其世則南仲為太祖言其  
 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

未識先生之意耳某以此看本義誠是  
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  
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  
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  
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

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意味決是  
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  
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及本朝康節發此  
義而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  
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  
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  
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  
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

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想朱

文公不得見之可惜

占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故儀

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所由揖亦

以為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

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書歲月爵里

子孫乃墓稱頌功德若不假牲石為

碑則後世立石刻以識興造本末漸失

碑之本意云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

之長參之牧誓顧命十月之交諸文最

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

舍在王宮故周禮云以八柄詔王以三

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

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子蓋與國子同處

周

禮一書不見三公之官與書全不合鄭

康成在師氏注云以為周召魯為此官

考之顧命師氏虎臣則師氏乃大夫之

官而牧誓亦先於師氏注大夫官以兵

守王門者意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

辭經耳

此官之竊意後鄭不見古文乃以約度

氏下注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燕

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鄭司農於師

以及問巷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

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謂王宮國都

易曰安氏曾一〇鶴山文集卷之一百九 三十一

臆度師氏為三公耳

某曾答最漕趙師恕云讀書雖不可無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之為義不能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前謙周公之法

季忱 **祭** 曾見告古文碑則有詩記則無某 **答** 云恐不盡然只韓公黃陵廟碑無詩而汴州水門記則有詩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 **豈** 用於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碑之

類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北其声也

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昇臣始以孫愜唐韻音切為定目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問而不知字之本手偏傍故李巽品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叙為之後在遂寧出示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全韻李選品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声者豈不愈難檢閱雖從仲房而巽品實不以韻譜為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蜀前輩如巽巖字學甚深

鄭注周禮有小祭祀因言古者明王祭祀

親行禮不會差人出東漢有不親行群  
臣爭之日至而郊啓蟄而交皆親行後  
世改作明堂便不出今四孟之祭太廟  
亦未必出一兩次人主多是燕安深宮  
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一箇講宮獨對  
本意要人主不敢自暇自逸後世直是  
以位為樂賈誼書言天子曰相諸侯亦  
曰相天子曰后諸侯亦曰后天子曰夫  
夫諸侯亦曰大夫古者天下與人分做  
人王只一箇王畿千里餘外分國使諸  
侯共守何嘗自尊自安  
詩有酒醑我無酒沽我醑縮酒古者沽酒  
字何意周禮只有幾酒沽字雖不繫緊

要可以推得世變漢高祖從媪貫酒  
到武帝方推酤文帝時猶禁民靡穀又  
疑沽字只是个不好的字沽濫也沽亦  
音盪注謂功沽之巧賈釋功沽善惡沽  
亦是惡也治毛詩音古鄉黨酒市脯不  
食亦此意康成直謂推酤之沽失經漢  
時賜酺二日許民間飲三日猶有古意  
按燕礼君尊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  
對行礼其實君設酒肴君臣皆有君為  
之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  
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賓  
三飯之後公報大夫束帛以侑聘礼云  
致饗食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古者天

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饗太賓則  
王乘金輅迺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戒有  
連謂之方邦家君乃與諸侯共守天下  
天子統大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  
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敬有故  
使人致享致弊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  
臣無復占意秦之亡宜矣

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三者受天下  
之奉後王黼等專置應奎司以為當受  
四海九州之奉不知他經元無此義獨  
周禮膳夫一職有備享之專介甫差處  
只為大荒六札不舉今無比可以備享  
解經如此最開利害政宣之誤至於

因皆膳夫一句誤之古人只說共儉菲

飲食底事此一職幾乎開後世人主之

心釋經者不可不嚴哉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之器則平衡鄭

氏衡謂與心平孔氏曰凡言衡有二此

衡謂與心平也予謂衡二在面前眉為

衡在身心為衡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投綬左右辟鄭氏

謂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後來陳晦試

宋詞用攘字而被點鄭康成以音釋字

後世不敢違

前有車騎則載飛鳩占人不騎馬今言騎  
恐是周亦時按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



乘馬而歸此駢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  
周末漢世胡邦衡亦有此論向是真希  
元在部中嘗云其在潭州見王南強易  
彥章言古者馬不單騎牛不用耕至趙  
過用牛耕乃詰之云古稱乘馬者四馬  
以牽車不聞單騎馬此或有之未知騎  
馬自何始惟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  
子耕却是牛耕不始於趙過希元良服  
且謂惜不早聞以詰王子易也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告文帝者極詳如藍  
田呂氏所謂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  
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公議  
不赦則刑于隱者周掌囚所謂有爵

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是也講義又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  
不當待之以刑也然無人豈不可行禮  
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  
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五十不毀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  
飲酒食肉處於內聖人制禮從中道然  
親喪田四所自盡如六十而欲盡其禮亦  
莫之益示也鄭康成謂大夫上禮各不同  
此決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豈有貴賤  
降殺耶

御食於石鄭氏謂勸侑曰御品氏謂侍食  
也如內則父没母在家子御食是也子

易安天

易安天

易安天

謂御字字義謂行止有尸音節下取音  
如認王馭群臣之馭與此取同

祭食祭所先進長樂劉氏曰古者於燹則

祭柴次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

火則祭司燿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

先老於馬則祭馬在馬社於田則祭先

齋司尚其謂燹則祭先蠶於學則祭先

聖先師每事有所先

酌酒於地方謂之祭今入謂之奠則失之

奠乃實於其所非酌之也然祭與饗亦

別天神方謂之饗止取其氣達於上地

乃言祭祭乃縮酒於地爾

古人必先肺以肺主氣最為祭之重食性

躰以育為貴最後方食之其他以為賤

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蔬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之右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方

氏云食以六谷為主谷地產所以作陽

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

作陰德故居右大略有此意

古禮躰是今之渾豕也如邊豆大旁是羊

邊豬邊之類也若折俎則折骨而實於

俎今人乃以折錢若干貫為折盛禮之

俎胥失之矣

古者饗食燕分三等饗如躰薦之類渾牲

謂訓恭儉也食禮次之燕又次之

孔氏謂熟肉帶骨而曰殷純肉切之曰  
載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  
為陽故居左○濕是陰故居右義亦通  
古人無改名惟有弒君者三人楚公子  
弒君而改名熊處吳公子元弒君而改  
名闔廬楚公子棄疾弒君而改名熊居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字者冠特  
命於賓藍田呂氏曰殷人以前質不  
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各終將○之鄭  
以來皆為此說然嘗考之孔子殷之子  
孫而周人如文武祀廟之詩不避昌字  
長發詩不避發字大誥弗棄基亦不避  
后稷○如孔子之父叔梁紇而春秋書

堂女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  
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凡  
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及考左氏  
疏姑姊妹謂姑姊妹與禮記疏不同  
古者男子之別最嚴如敬姜乃季康子  
閉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在門外  
也尊者猶然安得同席同坐  
侍坐於長者獲不上於堂解獲不敢當階  
就獲蹤而與之孔氏曰此一節明解獲  
著獲之法長樂陳氏曰凡祭於室中堂  
上無跣故牲牲火牢饋食自主人以至  
凡執事之人自近  
等爵與夫尸饌餼食之節皆不脫獲以

易曰... 禮記... 卷之... 四

其侍神不敢燕隋也惟登坐於燕飲  
並以脫履為禮而侍坐於長者亦無不  
脫履以盡致親不敢不跪也觀孔陳所  
言古人燕飲以脫履為禮惟祭與尸則  
否左氏褚師声子鞶而登席其君執手  
而怒之竟以此殺之韓公二十五則脫  
履而留鞶又以為輕已此又不可曉者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長者不及無僂言先  
生與長者似有別先生有道德可尊之  
稱長者止年長之長  
古者稱先王稱有拈起之意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舜堯是對文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

乃為上古禮與今不同此二頃惟鄭注  
可通鄭云因於陰陽布席無常上謂席  
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  
氏云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  
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  
坐是陰其右亦在西北也俱以西方為上  
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者坐在東  
西鄉是左陽以南方為上坐在西方東  
鄉是右陰亦以南方為上此據平常布  
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布筵設席席是今釋之類而筵則從行似  
皆以篾為之先布筵後却設席于上但  
顧命亦云篾席亦有竹為席者或

禮記卷之九十九  
禮記卷之九十九

明堂几筵是此筵曰明堂之筵乃謂  
夫尺若云明堂之上可鋪筵之夫尺  
耳古之布席先筵後席若得齒尊者又  
有几庶使憑之也

今人謂几筵為喪位者非人死方在柩在  
殯上從下室奠饗豈會設几筵禮也  
養老乞言行禮之所陳此皆後世之悖

父母存衣冠不純素二字從垂縱云古者  
既祥之服縞冠素純素非喪服用絹不  
用布如人主因災異素服臨朝不純以  
喪服止是以絹素衣服耳因服素服故  
不可饗盛饌從而飯蔬菜遂併有素

各因素服而有素食名也儀禮有素食  
字謂喪除而還平素之食饌又別是一  
義

父母存不許交以死如戰國游俠為人執  
仇固不可若南霽雲見趙遠曰南八男  
兒等死尔不可為不義屈曰將以有為  
也公有言敢不死則亦有當許死者矣  
此為死君事也此可以死可以無死聖  
賢自有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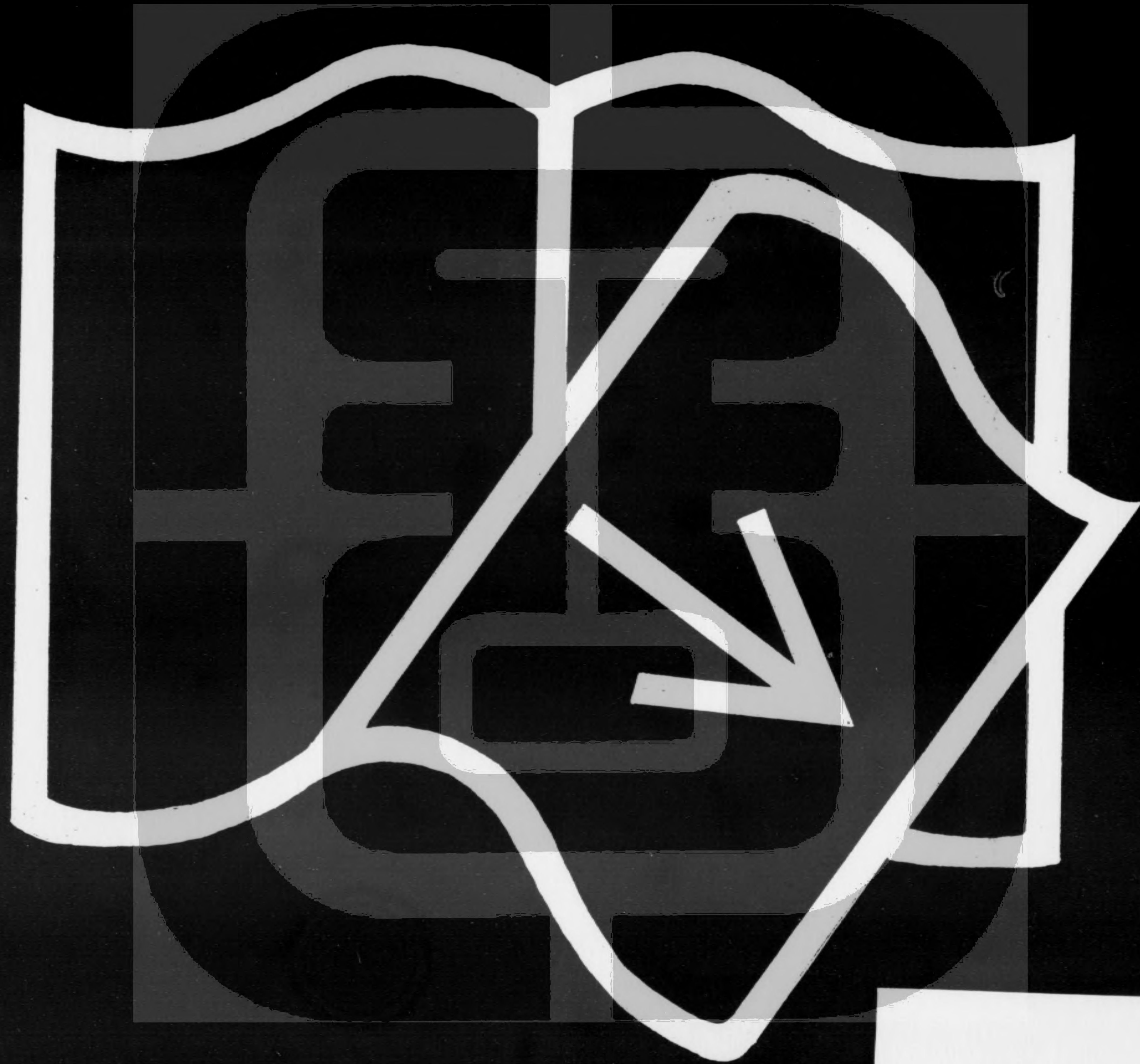
孝子不服闇藍曰呂氏曰服闇者為穿窬  
之行欺人所下見此語極有病如此則  
是親下可齊之行親受別可為

為人子者老瓦六王其矢文公曰古人之室在  
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  
却到西北隅然則始到西南隅此是至  
深蜜之地

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業云者字於樂  
器鍾架為業人各當有所學之業  
嘗疑禮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為  
其兼愛之意雖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  
渠說性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  
親而子子與孟子者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意此說不費辭  
而義足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  
是孝子之實獨戴氏云溫清在時定省  
有節則禮制然也在醜夷不爭者謂處  
於群居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  
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  
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  
母之心回有所不樂也  
古者公卿以上無致仕之文所以優老尊  
賢如畢公如衛聖武公亦九十五未致  
仕

易學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原件短缺

P48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馬氏曰服文三年者其服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夫喪服布等不可增減嘗記吳畏齋一日有弟之所生母計曾相與質疑云喪母為長子齊三年其若先死弟之母為其服三年今乃先死為父妾之方子者大功五月則報似輕否荅云此聖人制禮不可加減其防微杜漸有深意如燕燕之詩生戴公等竟以歸妾稱其誼可見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呂東萊於臯陶朕言惠下說孟子說自反一章及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也而橫逆由是則此亦妄人而已矣

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自反乃有比三語孟子之言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謂坐如尸古謂適子不為尸父在不為尸

周七廟皆有尸未知於孫行孰為尸後世難行至孟子時尚以為言鄭康成謂社稷之祭皆有尸夏之郊以董伯為尸則天亦有尸不知董伯為誰

典禮譌闕漢以來傳注信口立說多不可攻尸之為字取死者之義元同床曰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活人為尸往往相傳元是古禮塊樽土鼓皆

易山卷之...

有存者

尸則服死者之上服如周禮

謂教不可長欲不可繼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此四句决非孔氏語乃漢儒駁雜之

言亂之其嘗因為張行甫作拙齋記謂

凡字皆有二義如欲如情如志如樂

皆有二故五峯謂天理人欲同歸異用

同行異情此語最完備獨此所謂教不

可有而豈止不可長哉惟王肅本教

高五反遊也以教遊不可長作平聲此

毋不敬毋字有戒教意字從女內有一

有禁止意

有者居子之極機今易謂言行君子之

極機鄭本作語字其義長又曰安定二

字諸說說得未盡大學謂定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安當細講若則聖賢以為

重如易所謂吉人凶人之與與律支辭

屈而孟子謂知言為養氣之本則設辟

淫辟邪辭道辭皆非今世辭華之比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

加也不知何人必大儒如鄭康成輩耳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讀六經只當用古札看古無飲食酒只

有鄉飲酒獻酬之外飲無筭其他飲止

易

易

易

有國古者執鬻而饋執爵而注請  
也又顏師古云盪也

周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厥者燕義  
云庶子士之嫡子亦謂之庶子蓋公卿  
大夫之庶子以士之嫡子配古者在天  
子左右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士有新士  
有故士新是初入者故是元為士者漢  
法有三署即王宮謂之光祿勳有父在  
為即者有以資為即者有山即者資如  
今通抵擬之類不是輪資于宮景帝紀  
有麻士資筭四萬入官後來到式  
方通乘為即山事元張天卷禮  
官制如未央宮此明去兩邊首為即

即亦取廊之義而名公卿大夫之子弟  
皆可為即但漢之公卿子弟在禁中止  
見三署即一項不見其入官的次序大  
率漢任子不立法羊為御史大夫為  
子求官貢禹為御史子亦無官又不封  
國者以死子為庶人位列侯者有嗣侯  
支庶則否武帝用主父便說分封諸侯  
王子弟之後庶子方有官

漢宮殿之制宮是總名宮中各有殿漢初  
有未央長樂兩宮武帝以來有長陽五  
祈甘泉如未央宮自有三十六殿又古  
元無箇殿字却信後物殿字如今人  
稱廳元無廳字上從廣無義理

易書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周禮制度教日多是鄭康成約之如周七廟便說殿六廟夏五廟虞四廟不知尚書中元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已是殷七廟制康成不見古文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康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有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穆在室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為祧主遂至今相承甚非古意周禮以官刑詔家宰而誅之誅對賞為責孔安國注疏放竄極皆誅聖人無殺之義誅止是責至秦以後乃以誅為殺如戮字孔安國注耳誓拏戮汝亦止云戮

辱及汝子至魏絳戮揚子之僕謂至於用鉞則春秋以來亦以戮轉為殺按四罪流為重殛最輕書疏云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具法字是有準則的道理本是好書字舜為法於天下後世何嘗不好後世却用軟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為好不知道法兩字元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於道成甚法道何如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賓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即有道道寓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於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  
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  
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於禮則入法  
渾錯看法字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不  
是法

周禮六官皆有事做箇世界合有箇六官  
不是建一官了方建一官王介甫穿鑿  
如冬官以為刑之不能勝然後有事却  
未聽冬官所謂事竊疑是書國授田等  
事措書不存周官與司馬行司馬司祿  
等官多缺文大率是地定賦制軍分  
田緊要處分信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  
已而去其藉誠有此理如冬官非是偶

然下必有去之者到秦又焚之秦令非  
博士所藏天下不容右藏者到項羽  
咸陽雖博士所藏亦亡矣蕭何所收止  
圖籍不及書後來惠帝除挾書之令看  
得來書之亡非盡是秦焚漢初與時羽  
焚咸陽尤盡亡或以為呂伯恭亦曾有  
此說但未見

舜南巡時已一百歲二妃度百歲上下  
又後人謂舜死二妃至湘淚班竹帝出  
巡妃嬪何得從行必無此舜卒於鳴條  
當以孟子為正

周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疏  
引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李微

之以鄭說不是尚書三載三考乃九年  
人三歲乃三年便說賞看來九載以待  
岳牧三年乃以待群吏各不同  
祀五帝於明堂其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  
與後世為宮室以館天神何擇焉漢律  
曆志祀五帝於方明方明意是神主之  
類畫五方之色於其間諸侯軟牲於其  
下若是有屋為何祀天書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禾構謂之堂元非屋  
王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左氏不同制度  
要直要參考  
正月本無音止當稱正月避秦諱耳注謂  
周十一月又謂始和為改造義未盡六

經無三正之說正月即當建寅之月始  
和只是天氣言之周十一月謂之正歲  
**歲首**謂元也十有二月朔商以丑為歲  
首秦漢以來十月為歲首不可便稱十  
一月為春也春秋兩書無冰亦知正月  
不見冰也歲首不同時元不改注未可  
盡信

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仁率出泉三代  
**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  
注洛之傳注之誤最計利害又如國服  
為息息字則凡物之生斲喪便生王介  
甫引用王莽時事以證周禮為二毫取  
息之制古人元不取民以錢上地所產

易經卷之九 鳥文集卷之九

元無錢誤國甚矣介庸錯處盡是鄭康成錯注處王莽時歲什一之法法康成引以注息字介庸渾錯看可見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想承其誤以至此周禮一書畢竟魯行與否成王在豐止魯往洛行祭禮一次為書稱丞祭歲事是也耶不曾居洛行此書王在豐周公自在洛行之此不可信也又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之地墾長一千里湊合豐與洛之地方得一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以又不可信也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唯胡三峯斷然以為劉歆周禮蓋漢成帝時同子歆

校理秘書始將此書列序于錄略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是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義理方精鄭注多引後世之法釋經尤不是

禮周凌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冰今人猶從平声呼何必更作去聲如秦人尚木尚藥尚食尚乘從去声今尚書須要從平声何義正歲十有二年月一句難通把家注正字附上句以為掌冰正在氏大星中而寒

陽山安第... 卷之百九... 五十五

暑退十二月旦火中寒退六月昏火中  
暑退分兩時

三正之說目鄭康成始竊以為無奇周實  
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  
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注陸而藏冰注陸而藏冰注陸  
出之類注陸而藏冰注陸而藏冰注陸  
祭寒而藏之注陸而藏冰注陸而藏冰注陸  
出而畢賦注陸而藏冰注陸而藏冰注陸  
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  
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舊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天注陸此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

通輻相天地之宜其贊化育之功藏冰

龍

象雖世有更革而天地可考因以推曆  
此法極好如歲星紀皆以此義

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冰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頌冰自有等級有官之家皆謂之伐  
冰之家左氏藏冰反覆五段文字又火  
出畢賦注陸班也所以訓賦為班義本此  
注引大箴作二月言大箴用事只此用  
律不用呂一律用而又注引危一度說  
十二月則是冰堅之時三之日納之凌  
陰方是藏



天地間星皆預半月見氣亦然如二月半  
火星見昂

南春分便見注言夏之三月用季春出火  
泥文也此時火已盡出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職事謂如一  
年裁作三百六十五度了又除箇閏分

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成位乎兩間官  
天地府萬物要各得其所天地是我去

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間節宣之世  
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人主失

其人主之職說修德只在於釋囚負寬  
邨上做去不當刑之人却存之以是感格

雨陽偏頗莫盛又甚至從事祈禱而已  
司馬子已叔原說重封或以為伏羲以繫

辭或以為文王或以為夏禹司馬子長  
以為文王但舜說謀及卜筮若未重卦

則筮十有八卦變方成卦卦未重則筮  
用不行

宋孔父乃孔子六世祖正考父又孔父之  
祖國語謂宣王時人

東字曰在木中是扶桑也日在木上曰果  
在木下曰杏木中曰東云每夜扶冊子

商量十字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李有言謂冰也

是年冬溫無冰河藏故春無冰可預乃  
行夏時也

易山卷之二  
易山卷之二  
易山卷之二

晦翁所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者以其官  
相聯屬更無罅漏疎闊處  
若顛木之有由藥由是物始生狀  
如端字亦從段納物初生其萌芽端直元  
求端與四端之類皆幾微之義字通  
一意

蓋周道如堯舜禹湯意其皆各而非益惟  
宋堯曰內有予小子履以為湯各忍此一  
節亦斷續文理不費穿可疑

宰我子貢論夫子謂泰山之於立墜河海  
之於演漉麒麟之於走殿鳳凰之於飛  
鳥望說孟子斷之以三子足以知聖人  
汙其類子真知孔子者云仰之彌高鑽

之端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其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此真知孔子者

白成都會判杜眉州主文案問加官入閣  
之儀內用唐明宗一日九開延英事有  
老士天十來箇問主司所用事不知何  
所本忍是有九開延英諸公書其色其  
對云詰公本之何書公本之五代文說  
三六九日開延英某云主司只據歐陽  
公以一日九開延英為疑以問劉原父  
今問亦是歐陽公五代史亦是歐公並  
有所據衆十人遂揖而退時鶴山年二

因說三禮謂其亦欲下工整頓二禮但如  
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外  
如教下可長欲不可從便著整理此决  
非聖賢語

謂張大監行府曾因曾鴻甫說兵端既開  
吳曦中一可疑却云吳璘被召時與十  
餘姬侍馳馬到闕兩宮燕勞甚厚其姬  
侍入宮本意欲羈縻於中都璘諷諭金  
州一金判以邊警申上遂急璘歸已而  
虞雍公宣請白發其事乃誅金判云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趙中川希尤問贈官始始當時僅以追

等事以為其所自對後讀春秋追命疑  
為贈官始而傳注謂追策上告墓

讀漢書雜著因說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

驪山徒多道亡使秦不廢井田則此問

族互相覺察豈容徒之亡

夜話因說聖經不輕下一字如與治同道

罔不與與亂同道罔不亡之類甚多

魯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云恐相激成朋

黨鶴山荅云朋黨有君子黨有小人黨

彌遠云固然鶴山云不知誰忍作小人

一黨彌遠沈吟良有誤意

因論康誥謂有云朕心朕德惟乃知可見

康叔視管蔡為有間蓋深知周公之心

德故以殷民付之

廣中運司申有破賦用德能博施者時以

為落韻被訴申上送國子監看詳大小

司成以下並以為博旋濟眾却無平音

此施落韻分明其為言此可周旋無疑

眾以為諱再三詰所以然其與之博施

濟眾却前後無德字惟有仁與聖字今

此云德能博施此在漢書謂之所施者

博而所加者廣迺正在韻是謂訴者妄

也眾大以為然

九緯書皆三字各如乾鑿度鑿度參同契

等皆然可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

書緯書盡讀也

張衡傳載鄭康成注太乙九宮法專論

離與參同契先天圖與今世八日

九紫並同其不可以改之

日因歎云中華自靖康以來為女真亂

其種姓幾百餘年而不復意謂上天悔

禍中原有豪傑崛起尚可以僅存今又

以韃靼荐興種姓又變女真為韃矣此

皆東北之裔夷嗜殺殘忍如禽獸中士

未有復禮義之期且如五胡乱華以來

經六代至隋唐如阿史那為史如宇文

拓跋為宇文之類變化涵養以致本朝

始漸改革為善教天豈一朝一夕之積

以目前論之蜀之三邊與荆襄兩淮之

邊民淪於變以易種姓者何限此極可  
哀悼也天下何時而復古耶  
以蕭望之傳難張敞議舉金布令甲考之  
邊軍調度令天下供其費蓋法據荀詵  
紀田租行百一之稅如水衡有某錢內  
史有某錢韓延壽東郡放散錢千餘萬  
樂安隱田四百頃之類餘財盡藏於民  
間雖武帝窮兵四夷征推盟鐵筭舟車  
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  
臺悔悞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  
止括工商之贖耳詩云瓊兮尾兮信矣  
其襄矣  
嘗見宇文挺巨自言其向嘗親登張南軒

之門面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說  
來近因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行其官  
兼刪定律令官詞先說先王以教化為  
務而僅以法律輔政之所流弊又行頂  
平父起復詞一對云反經合道是非天  
理之公移孝為忠蓋亦人臣之義或者  
短其不長於行詞可笑也  
前輩云太史公有二罪云誣宰我以從叛  
傳子貢以貨殖余亦謂太史公誤莊子  
古人姓名皆寓言許由者許其自由務  
要者晦光等可也  
邵康節首尾吟第六篇堯夫非是愛吟詩  
默坐時天欲使閑須有意人心

剛動是無知煙輕柳葉眉閑嫩露重花  
枝泪靜垂從諫如流是難事先夫非是  
愛吟詩此詩意甚深遠言人達理而輕  
動也

社

預釋例一部論古人只有報而無祈或

亦非之蓋如今郊與明堂上主於報故

多於秋冬行之漢文帝詔近古十四年

詔云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其福其今祠官無有所祈後世反此

嘗言九月火墓在戌人不窮理所謂墓戌

者果於何而墓藏其實伏乎金木水土

之間凡人熱疾至九十月以後須求肝

脾間方可若到十一月黃中之宮一陽

來復則水氣上滋木復萌芽心火亦生  
故窮理者方可以為醫

子

嘗書揚敬仲所作韓貫道墓誌或曰先

賢可字子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

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不乎缺

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法謂之出

跳吾六經二漢為據越傲之出越翰三

財晒悍出台意謂何

韓

忠猷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

挫振或曰低胄實非韓氏遺骸也

本朝用人常用一半如景德用寇美公大

中祥符用丁謂王欽若加祐治平用韓

富熙豐用王呂元祐用馬范紹聖用章

蔡用小人壞天下後君子必起而當艱  
危用小人多享祿位及壞了而反居閑  
本用君子抵當

魂氣外于天躰魄降于地儀札札記所以  
有外屋而號臯其復之別而屈原招魂  
舉東西南北以為文字亦於札上起義  
耳牟存友向屢魘魘必令人升屋呼之  
却惶亦是比義

如史彌遠與中宮揚后欲圖侂冑時乃汝  
謹汝談及后家賓客王夢龍聚自古中  
宮謀去大臣事一秩各坤鑑納之中宮  
自是揚乃解意主誅侂之事汝謫先卒  
終彌遠之身不放汝談夢龍等上蓋畏

其復圖之耳

慶元趙忠定桃禧祀正太極東向之位朱  
文公極力辨其不然非惟翼順宣無夾  
宣可藏主其實凡人主心翔業垂統當  
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自致朱說  
為長

古之廟制序昭穆而各宮自漢明帝以後  
合為一室而各異龕古人后惟元配祔  
自神宗變而並配

古之祭升魚於俎陽月薦魚鱠於左宗廟  
尚右陰月薦魚服於右宗廟尚右此皆  
有義

改元不始武帝亦不始於文帝漢儒以為

始於文正所以惟年大統未集不知自  
何年紀年或云虞芮質成之歲是不  
可攷或云梁惠王自魏涉大梁之歲實  
改元也  
按稽古錄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魏專  
王稱後元年先是顯王二十九年春魏  
鞅伐魏魏公子卯禦之鞅詐公子與飲  
因執之以繫魏帥大敗之魏惠王懼自  
安邑東徙大梁恨不用公叔之言遂改  
後元及顯王四十四年秦始稱王四十  
五年秦亦改後元則是稱改元者始於  
魏惠王繼為秦惠王然後及文帝云  
魚陰類而隨陽而上一陽伏在水底一陽

則魚上冰四陽五陽浮水面冬至魚  
在腹底近春脰在鰭易中惟剝始有魚  
象天下物惟瓜熟在陰生以後然與魚  
一件皆內瀆魚脰准鮑惟所驗始包有  
魚剝貫魚以宮人寵皆謂陰  
亡旺在四季乃每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  
屬上效也至季夏謂之正旺乃六月之  
下半月正行心星牽牛之所起牛屬土  
此其義也  
禮記祭先脾注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陽  
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  
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正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



祭與古尚書同鄭駁云月令祭四時之也及其五藏之上下欠之耳

愚按以心為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為木

金火水土於五行常為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蓋亦以思心為土也至論鎮星

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心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必為主故四

星皆失填星為之動四星歲星東方春水五常仁五事貌營惑兩方夏火也視

也禮也西方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星辰北方水知也聽也以心為土為填

徐錯說云人心上症在身之中象形博

士說以為大藏臣錯曰心星為大火然則屬火也按此則漢以來元有二說許

叔重漢人也所引博士說蓋漢講師所傳也以水火為心臂亦未見所出禮記

季夏注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酒漿取其氣犧牲取其形報氣取陽體薦

取陰素問人以為黃帝書但其中如云醉後入

房等語决非黃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岳有塾有

記有廉其中為堂為屋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為室室兩夾為房乃祭

祀享賓之所非人無休之地若謂房為

易山安氏館

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左氏書晉侯疥後書晉侯疾淫以為疥誤

其實不然人之氣血夏為疥則秋冬變

為疾周官疾醫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

疥疥疾秋時有虛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此見可驗字梁辨齋冬齋

向嘗作禹貢言九州山川論斷云聖人之

憂心無窮而分有制專斥所論崑崙之

高日月之相避為妄誕大意以禹順五

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工次東次南

次西終於雍末又說太史公從孔安國

學有所傳授云

嘗作墨梅詩云素王本自離緇涅墨者胡

為孔等差玄裏只知揚子白皚中謾見

聖人汗分付商巖譜此花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推習坎有孚惟

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

坎水火未嘗離非添於易自得者不及

此坎中不可離也

因論今人以素問所載遂以坎離為心腎

而在易只有坎為心而離不言心屢為

人言而辭窮素問所配八卦亦與漢儒

五行傳不同嘗因王萬里為常博時患

耳痛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不以為

然後病劇乃為言此藥非謂虛損殘料

其不攝如易中坎為心病為耳痛正是

經中已說出證候如何不服此藥竟餌  
此藥然後疾良愈

禮妻將生子及月居側室注側室夾之室

次燕寢也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

側室又次燕寢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

當然文帝賜尉佗詔自稱側室之子正

是非謙詞也論者誤講

自視師還感熱正氣辨召辨藩在蕪湖舟

中命醫乃猶力疾與諸友講禮記一節

與權乘間說晦翁說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云非比浩然之氣不能襯貼道義出

來便如人之夫婦相配然後

配字講得極精



余髮未燥聲鶴山先生名季奕學誦鶴山

先生及先生將牆鄉邑伯中叙李從先生

游余在定省餘暇獲聆先生聲咳恨季少

不設犯五蠹之譏既冠束書蜀學亦委歸

門而先生已得

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雷壤歲乙酉余忝居

曾煠竊第謂可登

玉階方寸吐平日欵言繼先生一芳躅得  
旨免臨軒斯文機緣殆與先生不偶誠  
三十餘載僥倖分序靖南嘗記先生鶴山  
書院記齊曰山匪類繁已嘗謂是乃何  
風月出足云余謂夫子所居乃伯所懃忠  
信可行余何率易適郡太守迺先生長翁  
氣和相投一見頓蓋至之曰謂

宣聖造書院講釋菜禮觀先生錯德顏容  
晏夢霖所見暇日索先生文集長翁以姑  
蘇所刊本齋敬藝香細玩凡屬宋社亡  
休戚邊庭出利病虜情已真爲求道之厚  
薄畢萃此書左則已亡則書余自顧此行  
所得良不淺之惟字畫尚并訛費點勘擬  
與五刊正旋旨違皆去携此本至京艱

偶當 對竊先生緒論穉 旨出守涪陵

繼叨氣臬距先生衣鄉西望許家舟先生  
續藁刊正之局方聞嘉定涪椽趙與林孔  
得於先生文翁愜本相過字畫精所舉善  
意齊目出昇右尋熟讀則辨誤猶姑蘇本  
既而判餘何環漕幕朱景行呂正盧真皆  
以所藏先生雜言周禮折衷大駟之作來

至矣莫謔書說等文求與大全集者項輩  
相望類所盡編此姑蘇溫陽式漸加詳扇  
余謂是編不容不刊之先生戕編斷簡  
斲落多間未易哀集復命歟漢嘉士楊起寅  
借察友日夕相與校正辱互錄存嗚呼元  
喪斯文則已厝猶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季  
之利害百季已得失百季出安危如蒼鹵



原件短缺

以后缺

崩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已  
齊復菴亡序屢染出亥可以為重矣余何  
踏盡詞淚眼四絕勿壘五則取立於驚狂  
力則取出於樽飽紙墨則取之於箴以妄  
以是紀斯文已不墜若日字精工巧墨妙  
紙良將有望於古來廟歲改元夏五月甲  
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龍府路提點刑獄公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候撰知太平州  
時

文請親公臨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其  
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率以  
時如向背遠不就潛於

公非交游知舊亦驟辱拔引為上客或謂  
潛曰盍審諸潛曰

以善教之宗也。可無後乎。乃疋馬追  
公於滄浦之上。雖玉帳黃篚。務戎而  
暇日。尊俎笑談。獲見

公高文大冊及圖

宗論宏議。日充然。有以得也。嘗曰。學必  
小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謂正道。彼邪說詭言。是乃刑

樞開而通之。則理到矣。醇矣。至於天文地  
理。禮樂律曆。官制兵刑。典章文物。莫不究  
極。纖纖如辨白黑。而如一二。潛益信

公相祗尊。問校葉文章。為疏啓。刻翼華然  
實。天出神入。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切哉  
後二年

公歿。潛哭之。泣涕曰。天喪斯人矣。又十有



五年

公之子近思克思相與免遺田執有正集  
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銀梓行于世既屬  
叔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為我申言之潛  
竊謂

渡江以來文脈與

國脉同其壽蓋自

高宗喜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

謂有益治道可為陳書自

孝宗為蘇文忠公文集

御製一贊

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

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播  
慶厯元祐之盛至

乾 溥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  
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蔡皆著書立言自  
為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真性理之精  
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  
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  
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吾道之所以異於佛  
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飽其滯常之正者

功用於矣亦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  
徒則又創為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  
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  
有足稽者矣四五千載我

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忠賢曰  
月而不自以為異德望在生民亦望在  
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二後世蓋所謂兼

精粗一太未集

乾厚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

明天子以興禮樂致不平而則文之澤

即見澤止於此悲夫

公諱之為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

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

生明太中大立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  
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汪武忠略金陵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吳潛後序



跋鶴山文集後

有真儒而后有善治無真儒而有善治者偽也否則伯耳宋以來程朱崛起乃後真魏復出有真儒矣而其時皆不知用或雖用不專或既用復絀欲求其治之善得乎鶴山魏氏之學真儒之翼衛也使能見用則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其於善治必能興復然於君子小人



之辨不明反抵毀且禁逐焉可以觀世  
矣

國朝正學既明大道復行學者非程朱不  
習其於真魏皆知嚮慕故其爲治超漢  
唐而直宗乎三代今

太子少保李公身際

明時且當

今卜中興撫控南畿卓有成效矣尤捲捲

於正學之崇大道之敦其平江撫治故  
爲鶴山賜第公於瞻拜之餘尤切仰止  
嘗以鶴山所著九經要義不可得得其  
文集斯可矣始得其十九復求其遺缺  
凡若干卷華因請得而摹焉學者即其  
文集以求其義理之學以之事君不有  
裨道德之治者鮮矣摹成復因公命敢  
贅此於末簡

嘉靖三年癸未夏四月望

賜進士知無錫縣事隴西後學暢華拜手

謹書



卷之四